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九百四十

總錄部 一百九十

不嗣 患難

不嗣

夫以堯舜之仁聖而丹朱商均之不肖何況臣庶之子孫不克
負荷者多矣故有擅操麗之文而其子頑闇有神明之政而其
息貪暴有翼載之勲而其嗣顛覆有修謹之操而其裔悖亂故
有懷知子之先見嘆承家之乏嗣形於悲咤良亦可哀而坤之
文言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則先聖之
旨將有屬

帝 氏有不才子

帝鴻黃帝

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

友是共比同醜亦惡也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謂離兜渾敦不開通之貌

少皞氏有不才子少皞金天氏之号次黃帝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諸庸臣

服說菟慝以誣盛德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服行天下之

民謂之窮奇謂共工其行窮其好奇

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則頑德義不入心

舍之則噉不道也傲狠明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擣抗謂

擣抗頑凶無倚西之貌

緡雲氏有不才子緡雲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

可盈厭聚歛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冒亦貪也盈滿也實財也

天下之民比之三凶非帝子孫故謂之饕餮貪財謂饕貪食謂餮

漢劉縯即項伯也高祖五年降漢賜劉氏封射陽侯射或作賈嗣子

雅有罪不得代

石慶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

稍以罪失孝謹衰矣

今日殫為光祿大夫有二子賞奉車建駙馬都尉及孫則衰矣

霍光為大將軍而子禹與張安世子千秋俱為中郎將皆將兵

隨度遠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光問千秋戰鬪方

略山川形執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不

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才歎曰霍氏世衰

張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

晉王導為丞相其子恬少好武不為公門所重導見恬便有怒

梁 為司空侍中封望蔡縣公及薨子貞秀嗣以居喪無禮

為有司所奏從越州

後梁訓世武少襲父孝敬為大將軍好勇不拘行檢重賓客施與不節資產既盡鬱鬱不得志遂謀奔陳事覺誅後魏劉休賓初仕宋為幽州刺史鎮梁顛後以城降休賓叔父旋之早亡其妻許氏携二子法鳳法虎入國孤貧不自立並疎薄不倫為時人所棄母子皆出家既而反俗孝文大和中選盡物望河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申擢法鳳兄弟無可收用不蒙選授

田彪北平人初仕北燕馮跋與石城太守李崇俱降而彪子孫道徽劣焉

盧度世為青州刺史卒其子淵景等並脩文風顯國門之禮為世所推後淵兄弟既亡家風衰損子孫多非法唯薄混穢為時論所鄙乎常為秘書丞博通經籍而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常忿其世衰植杖地舍側恫而哭不為營事婚官任意官聚故仕甥濁碎不待及其門流常婦弟鄧宗慶其外甥孫玄明等每以為常言曰比輩會是衰頊何煩勞我

夏侯史瀛州刺史道遷之子為鎮遠將軍性好酒居喪不減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活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門債負猶數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饑寒

李元護晉司徒廣陸侯裔八世孫裔子順璠及孫沉志皆有名官沉孫根為慕容寶中書監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三齊豪門多輕之

北齊邵為大常卿中書監其文章典麗獨步當時而孽子大

德大略不識字焉

隋長孫平高祖仁壽中為大常卿判吏部尚書賜爵襄陽公卒
官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犯法帝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弔平國

唐楊師道尚高祖女桂楊公主為大常卿駙馬都尉師道卒子
豫之不肖薄行太宗常謂群臣曰子有孝與不孝臣有忠與不
忠公等見不孝之子不忠之臣豈不同嫉然不孝之子父母亡
沒已後肆情為惡虧犯名教良由闕於義方今緣師道見喪虧
禮節誠所難恕若訓導合宜縱其頑鄙猶不至狼狽公等各有
子弟咸須示語無刺者亦勿存育乃令司徒長孫無忌往豫之
之家分其貲產家人以與長姊及同產兄趙斌等後豫之在母
服淫亂為駙馬都尉竇奉節所執捶擊無數因割去耳鼻然後
死虞世南太宗時為秘書監文學德行時稱五絕其子昶既無
才術歷將作少匠二部侍郎累居工作之司時來賓繼祚好治
生商賈盈門多藏而致禍也

患難

老子有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則知患難之於世也無準
否泰之於人也靡常消息盈虛既明鑒而斯在屈伸合散信任
運而可量叔世惟艱聖人隱厄而体道禍機莫測賢者逃避以
侯時至有沈廁以幸全繫獄而獲宥道存於已命在於天或垂
名聲於後代或擅美譽於當世信謂知窮達存亡之至者也若
乃被患於深刑無辜於橫議道之廢也其如命何

孔子將適陳過長垣顏刻左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

缺也長垣人聞之以為魯之楊虎楊虎嘗暴長垣人長垣人於

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楊虎曰焉五日顏淵後言与孔子相子

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言夫子在已長垣人

抱孔子吞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茲此也言

没其文凡在此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文王既没

此自謂其身也故孔子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本不天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

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之也天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

人其如予何如予何猶言禁我何也天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

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又適宋年表十三年

四年至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礼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

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

予何天生德者謂拔以間性德合天又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強

更居陳及吳侵陳陳嘗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

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企

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

力謂曰常父護兒在隋為猛將常與弟濟俱以學行見稱相次

為侍中許敬宗嘆曰士之祭用不繫世業履道則為衣冠失緒

則為匹庶來護兒兒作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忠賢文武固無

種也

狄仁傑則天特為魏州刺史為立生祠及去職後其子景暉為

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為人所惡由是遽毀其神像焉王方慶則

天時為相聚書甚多不減秘閣至於圖畫多異本諸子莫能守

其業卒後尋併散忘

李嶠中宗朝與蘇瓌同居相位嶠有才華其子不肖瓌以幹理而子題有文詞故代稱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劉贇祖父皆以文學稱贇獨不知書為宣州刺史宣歙池觀察使唯以疆猛立威官吏畏重之宣州天下啟瞻處也贇厚歛財貨以務貢獻用求恩寵又無教訓子孫童稚者便以驕傲為事崔行功摠章中秘書少監兼通事舍人有集四十卷自行功以降名位卑替

李白知中宗景龍初以刑部尚書罷知政事孝行知足為時所稱少子伊衡以妾為妻費散田宅仍列訟諸兄家風替矣劉崇龜父藻生八子弟崇魯為水部郎中知制誥與宰相崔昭緯相

善昭宗命翰林學士李谿為相昭緯與崇魯謀沮之及谿宣制之日出班而哭由是谿命不行谿自十一月至歲暮聯上十表訴寃其詞詆毀所不忍聞時崇龜在外聞之大志數曰不食謂其親曰吾家兄弟進身有素未嘗以聲利敗名吾門不幸生此等色

晉張從賓父全義為河南尹四十年積而能散以至令終及從吾昔從夫子遇難於長垣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惟難寧闔而死闔甚疾蒲人惧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又遷於蔡三歲吳代陳楚求陳曾哀公四年軍子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

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所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也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

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濫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

如小人窮則子貢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

然然謂多季非與然問今不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善有元事有會天下

殊塗而同歸慮而一知其元則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

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吾道非耶吾

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言人不信吾豈以未仁乎

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不言未智乎孔子曰有

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有王

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

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能稼農而不能為穡種之為穡言良農能言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言良工能巧而

意之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尔不修

尔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

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

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

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行之已大修而不用是

有國者之醜之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忻然而笑

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尔多財吾為尔宰

宰主財者也為主沙財言志之同也

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范睢字叔
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睢從留數月未得
報齊襄王聞睢辯言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羊酒睢辭謝不敢
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食睢受
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大怒
使舍人笞繫睢折脅擢齒睢佯死即卷以箆置廁中賓客飲者
醉更溺睢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箆中謂守者曰公
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箆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
得出後漢樊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
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為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
令出譬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師欲殺其妻子長吏以下共
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
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後至光祿大夫位特進
來歙光武祖姑之子光武甚親敬之數共往來長安漢兵起王
莽以歙劉氏屬乃收繫之賓客共暮奪得免

寒即字伯奇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弃之荆棘數日兵
解母往視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後至清河大守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年三十餘有重

疾卧蓐七年

蓐寢蓐也聲類曰蓐薦也

其後疾瘳為京兆功曹先是中常侍

唐衡兄珙

珙音玄

為京兆虎牙尉郡人以珙進不由德皆輕侮之

岐及從兄襲又數貶為議珙深毒恨珙為京兆尹岐懼禍及乃

與從子戩逃避之。玃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藏岐，復壁中數年。岐作《厄屯歌》二十二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坐黨事免。炀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諸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為師。岐詭辭得免，身還長

安

岐還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草中十二日不食也。

杜林扶風茂陵人也。初為郡吏，王莽賊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逵、孟冀等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褫奪衣服，拔刀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賊。今將軍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賊遂釋之，俱免於難。後至大司空。

魏郭淮為征西將軍、都督雍梁諸軍事。淮妻王凌之妹，凌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羗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左右追妻。於是追者數千騎，數日而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轍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王者。覲展在近，書至，宣王亦宥之。」

蜀裴雋字奉先魏尚書令潛弟也雋姊夫為蜀中長史雋送之時年十餘歲遂曹漢末大亂不得還既長知名為蜀所推重也吳黃蓋字公覆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為流矢所中時寒墮水為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蓋自彊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免後至武鋒中即將

晉王尼字孝孫辟車騎舍人不就值洛陽陷亂江夏時王澄為荊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止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子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持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摯虞離鄜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餓甚拾橡實而食之後得還洛歷光祿勳大常卿及洛京荒亂盜竊縱橫人饑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餒卒

鮑靚為南海太守常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南燕慕容超字祖明德之兄壯海王泚之子時慕容垂起兵山東苻昌收泚及諸德子皆誅之泚母公孫氏以耄獲免泚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光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君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于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

宋江謚字令和父徽宋尚書都官郎吳令為大初所殺謚繫尚
方孝武平京邑乃得出後至左戶尚書

王懿字仲德父苗事符堅為二千石及堅敗仲德年十七與兄
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經大
澤不能前困卧林中忽有青衣童兒騎牛行見仲德問曰食未
仲德告饑兒去頃之後來携食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水潦暴
至莫知所之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啣仲德衣渡水仲
德隨之獲濟與叡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為翟遼所留使為將帥
積年仲德欲南歸乃奔大山遼遣騎追之急夜行忽有炬火前
導仲德隨之行百許里乃免後至徐州刺史

朱修之為司徒從事中郎後隨到彥之北伐彥之自河南迴留
修之成滑臺為虜所圍數月糧盡將士熏鼠食之遂陷於虜初
修之母聞其被圍既久常憂之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泣告家
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祥矣吾兒其不利乎後問至
修之果以此日陷沒元魏嘉其守節以為侍中妻以宗室女修
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問其意修之雖嘉其義終竟不告
也後鮮卑馮引稱燕王都黃龍元魏伐之修之與同没人刑懷
明並從又有徐卓者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被誅修之懷明惧
奔馮引引不礼留一年會宋使傳詔至修之名位素顯傳詔見
即拜之彼國敬傳詔謂為天子邊人見其致敬於修之乃始加
礼時魏屢伐引或說引遣修之歸求救遂遣之泛海至東萊遇
猛風拖折垂以長索船乃復正海師望見飛鳥知其近岸須臾

至東萊元嘉九年至京邑以為黃門侍郎

梁沈約字休文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誅約尚幼潛窺會赦免既而流寓孤貧後至尚書僕射

范雲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父抗時為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為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声色甚厲雲容貌不變徐自陳說攸之乃笑曰卿定可使且出就舍明旦又召令送書入城城內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其違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長史柳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後至尚書令

裴邃舉秀才對策高第奉朝請東昏踐祚始安王蕭遙光為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引邃為參軍後遙光敗邃還壽陽值刺史裴

叔業以壽陽降魏州之豪傑皆被驅掠邃遂隨衆北徙魏宣武帝雅重之以為司徒屬中書郎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邃固求隨肅密圖南歸天監初自拔還朝除後軍諮議參軍

袁昂父顛為雍州刺史恭始初舉兵奉晉安王子勛事敗誅死昂時年五歲乳媪携抱匿於廬山會赦得出猶徙晉安至元徽中聽還時年十五後至司空

陸襄為度支尚書太清二年侯景舉兵圍宮以襄直侍中省三年三月城陷襄逃還吳賊尋寇東境景將宋子仙進攻錢塘海鹽人陸黯舉義有衆千人夜出襲郡殺偽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淮南守文成侯蕭寧逃賊入吳襄遣迎寧為盟主遣黯及兄子映公帥衆距子仙子仙聞兵起乃退還與黯戰敗走吳下

軍聞之亦各奔散襄匿于墓下一夜憂憤卒時年七十

賀琛為中軍宣成王長史侯景陷城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輿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輿送莊嚴寺療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賊寇會稽復執琛送出以為金紫光祿大夫卒

劉峻字孝標父挺宋始興內史峻生暮月母攜還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為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後至荊州戶曹參軍

陳徐陵弟孝克梁大清初起家為大學博士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事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京邑大饑餓死者十八九孝克養母饘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臧盾之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之曰今饑荒如此供養交闕歆嫁鄉與富人望彼此俱濟於卿意如何臧氏弗之許也時有孔景行者為侯景將頗富於財孝克密因媒者陳意景行多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供養孝克又剃髮為沙門改名法正無乞食以克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復景行戰死臧氏伺孝克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為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孝克默然無答於是歸倍更為夫妻

周豫玄引正子也年十四與父俱載入東乘小船渡岸見勝華引正稅之船覆俱溺引正僅免豫玄遂得心驚疾

後魏崔衡長女敬宣武初為鉅鹿太守弟肱之逆也敬為黃木
軍主韓文殊所藏其家悉見籍沒唯敬妻李氏以公主之甥自
隨奴婢田宅二百餘口得免正光中普釋禁錮敬復爵
崔玄伯初為符堅著作佐即堅亡避難於齊魯之間為丁零翟
釗及司馬昌明叛將張顛所留繫郝軒嘆曰斯人而遇斯疾不
因扶搖之勢而與鷄雀飛沉豈不惜哉

賈彝初仕慕容氏歸垂為驃騎長史垂太子寶兵敗被執道武
即位拜尚書左丞甚見委用天賜永彝請詣溫湯療病為叛胡
所拘執送於姚興積數年遁歸又為屈馬所執與語悅之拜秘
書監卒大武平縣赫連昌子秀迎其尸柩塋于代南

李孝祖祖敷以罪誅孝祖以年小藏免後敷妻崔氏得出宮養
之至平涼太守

陰道方為荊州刺史李神携長流參軍正光末梁簡文遣其軍
主曹義宗等擾動邊蠻神携令道方馳傳尚新野處分軍事於
路為蠻所掠送於義宗義宗又傳至襄陽仍傳於梁武因之尚
方孝昌中始得還國

劉芳字伯友彭城人幽後伯父遜之父邕同宋劉義宣之之事
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為宋青州刺
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為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
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壯徒為平齊民時年十六後至大常郭
祚父洪之坐崔浩事被誅祚亡竄得免弱冠州主簿刺史孫小
委之書記又大原王希遂妻之以姪共相調恤得以饒振後為

征西將軍雍州刺史

楊藻為瀛州安東府長史以年老歸家闔門不關世事孝昌中在鄉為賊帥杜洛州周所囚發病卒

壯齊王晞為大鴻臚開府儀同三司及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小路險迫惧有土賊而晞溫服膏梁曾不廢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苦悔文作三公矣

魏收初仕後為大學博士及尔宋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晏獲免

後周盧柔為賀拔勝大行臺郎中掌中書記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勝敗南奔梁後與勝俱還行至襄陽齊神武惧勝西入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柔乃棄船山行羸糧冒險經數

百里時屬秋林徒侶凍餒者大半幾至於死大統一年至長安封容城縣男

竇熾扶風人父略平遠將軍魏正光末壯鎮擾亂熾乃隨略避壯定州因沒於葛榮榮欲官略略不受榮疑其有異志遂留略於冀州將熾及熾兄善隨軍永安元年爾朱榮破葛榮熾乃將家隨榮於并州後至大傳

陸通少敦敏好學有志節父政為文帝行臺左丞原州長史通幼從在河遂逢寇難與政相失通乃自以東歸從尔朱榮榮死又從尔朱兆及尔朱氏滅乃入關後至大司馬

姚僧坦仕梁為湘東王府記室參軍侯景陷宮城逃歸吳興俄而景兵大至攻戰累日郡城遂陷增坦竄避久之乃被拘繫景

將侯子鑒素聞其名深相器遇因此獲免後至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隋劉炫河間人為大學博士以品卑去任歸于河間于時盜賊起穀食踊貴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絕鬱鬱不得志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賊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為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為官軍所破炫饑饑無所依復投縣城長史意炫與賊相知恐為後變遂閉門不納之時夜永寒因此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

唐李百藥初為隋建安郡丞及煬帝被弒展轉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將軍中備嘗艱苦乃著省躬賦以致其情及高祖遣使江南百藥說伏威迎之後復勸伏威令身入朝渡江至歷陽伏威狐疑中悔將害百藥乃飲以石灰酒因大洩痢而宿病皆除伏威知百藥不死乃書與輔公祐令殺之賴王雄誕救護得免及公祐反署百藥為吏部侍郎人有言百藥初說杜伏威不聽入朝令又共輔公祐反高祖大怒公祐平趙郡王孝恭得伏威與公祐令殺百藥書奏之高祖意乃稍解詔配涇州為司戶徐文遠初仕隋為國子博士時洛陽飢饉出城采樵為李家所及密敗復歸王充其子士會狂悖之人委棄又遠西歸長安王充大怒絕其廩食此後大餒將死者數矣復因樵采遇羅士信侯騎獲之送入京師復授國子博士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隋末為景城縣尹曹寶建德攻陷景城玄

素被執將戮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命曰此人清慎殺之乃無天地大王將定天下當深加禮接以招四方如何殺之使善人解體建德遽命釋之署為治書侍御史固辭不受高士廉隋時生事謫為交趾朱為縣主簿尋屬天下大亂主命阻絕大守兵和署為司法書佐郡丞元肅從橫士也多所交結謀殺和而據駱越以窺天下之變見士廉為時望所歸亦傾心推結憚其立操不敢以謀告之然蕭竟以事洩為和所族士廉坐與交通幾危矣和子行淹保明之由是獲免及蕭銑敗高祖遣使徇山嶺南武德五年乃與丘和上表歸國追入特蒙顧行拜大將軍路敬淳其州臨清人也父文逸隋大業末闔門遇盜文逸潛匿草澤晝伏於死人中夜行避難自傷窮梗閉口不食同侶閱其至情勸以不當滅性捃拾以食之遞負之而行遂免於難後至大子司議郎仍授崇賢館學士

來濟隋左翊衛大將軍榮國公護子也字文化及之難闔門遇害濟幼逢家難流離艱險後至中書令

事斌為太常少卿天寶五載右相李林甫構刑部尚書常堅貶蒼梧太守七載又重貶江夏別駕堅兄弟四人並賜死於貶所姊惠宣太子妃隨子嗣薛王瑜斥於夜即郡安置斌以親累貶巴陵太守後為銀青光祿大夫大寶十四載冬安祿山反陷洛陽斌為賊所得偽授黃門侍郎

李彭年為馮翊太守玄宗幸蜀賊陷西京彭年沒於賊偽授工部侍郎彭年脅授偽官常憤嘆忽忽不得志於常斌相次而卒

王維為給事中安祿山陷兩京維在西京作中風失瘖久之賊重其名追赴洛陽為授給事中

崔器天寶末為奉先令逆胡陷西京器沒於賊仍守奉先居無何屬賊兵同羅叛賊將安守中張通儒並避難臧匿又渭上義兵起一朝聚徒萬人器恐懼憂惶先有賊文榜符牒一時焚之榜召義師欲應渭上軍及通儒出兵使繫渭上軍破賊將崔乾祐先誼蒲同使麾下騎三十人挺器器遂壯走靈武

李進為工部侍郎代宗初皇儲為天下元帥平河洛以進參

佐時元帥在陝兼統蕃兵迴紇恃功而驕敢恣狼戾進與中書舍人常少華皆為皮鞭所擊進數月病瘡僅以全生

段秀實為安西節度荔非元禮判官印山之敗軍徒翼城元禮為麾下所殺將佐亦多遇害而秀實獨以智全

馬摠字會元扶風人少孤貧好學性剛直不妄交遊貞元中姚南仲鎮滑臺辟為從事南仲與監軍使不叶監軍誣奏南仲不

法及罷免摠坐貶皇州別駕監軍入掌機密福建觀察使柳冕希旨欲殺摠遣從事穆贊鞫摠贊稱無狀摠乃免死後量移

王恩

傳嚴懷志以涇原裨將隨渾城會吐蕃背盟懷志等陷沒居吐

蕃中十餘年逃入以西諸國為所掠賣又脫走經十餘國至天竺占波國泛國而歸貞元十四年始至温州徵詣京師德宗以懷志處蕃久不欲令出外囚之伏內順宗即位乃釋之初懷志之陷父母具存及歸父母皆歿妻嫁他人呂溫者以小吏事崔漢衡貞元初吐蕃背盟漢衡為吐蕃所虜將殺之溫趨往以背

受刃吐蕃義之由是與漢衡俱免及漢衡
歸獨留番中吐蕃尚浮屠法温因求為僧久之乃得歸亦以習
吐蕃事囚焉順宗即位得釋與懷志授中郎將

魏義通為黔中觀察使行至涪州沂灘舟壞沉失其所持節及
賜焉

梁張雋字彥臣祖父咸有聞於時雋少孤稚自修飾善為五言
詩其驚句頗為人所稱廣明中黃巢犯京師天子幸蜀士皆竄
伏窟穴以保生惟雋亦悔跡浮泛不失其道後至兵部郎中監
鑄判官

後唐劉岳初少孤以先人官卑群從之間最不調兩都喪亂流
寓青齊丐食業文厲心苦節後至大常卿

趙鳳幽州人也少為儒天祐中燕帥劉守光與太原爭霸率十
夫團為軍伍而黥面為文儒者患之多為僧凡亦落髮與遊方
者雜處後為相終

朱引昭為文思使與安重誨情不協故罕得居內任天成二年
秩以李嚴為西蜀監軍乃用引昭為東川副使嚴至成都為孟
知祥所害引昭惧求還京師董璋待之雖厚而常猜防伺察引
昭坦懷從命而璋不疑九重之會有軍事雖論列乃令引昭入
覲偽辭之不獲繇是免禍後為襄州節度使襄州留軍有朽腐
甲冑數百引昭奏不堪完補詔投之於漢水詔至引昭集賓位
棄之登南城依却敵以視無何懸鍾格木朽墮引昭至城半絆
之於木左右梯而下之幸無損但喪魂驚氣而已

晉趙瑩為相開運末虜陷京城瑩從少帝於北塞同大祖初遣南書左丞田敏報命於契丹遇瑩於幽州瑩得見華人悲悵不已謂田敏曰老身漂零寄命于此近聞室家喪逝弱子無恙蒙中朝皇帝倍加存卹東京舊第本蜀公家亦聞優恩特給善價老夫至死無以報效於是南望稽首涕泗橫流先是漢初以晉入蕃將相第宅賜隨車大臣以瑩第賜大祖大祖召瑩于前刑部郎中易則告之曰所賜第除素屬版籍外如別有契券已所置者可歸本直即以千餘緡遺易則易則惶恐辭讓大祖堅之乃受故瑩言及之未幾瑩卒于幽州瑩初被病遣人祈告于虜主願歸骨於南朝使羈魂幸復鄉里虜主聞而許之及卒遣其子易從及家人數輩護喪而還仍遣大將送至京師大祖閱瑩死於異域而知夷狄亦能不違物性歸其喪柩感歎久之仍賜其子絹五百匹以備喪事令歸葬于華陰故里

華溫琪年始二十長七尺餘唐廣明中黃巢為亂掠為綱紀從巢南犯交趾西陷長安偽署溫琪供奉都知官既得志習平時官者故態每肩舁出入以自奉及巢敗奔至滑臺以形貌魁岸惧不自容乃投白馬下流俄而浮至淺處會行人救免又登桑自經枝折墜地不死至昨縣界有田父見溫琪非常人也遂匿於家經歲餘

漢龍敏初唐莊宗平河洛徵為司門員外郎以家貧乏養求與唐少尹踰年丁母喪退居鄴下會趙在禮據鄴城以敏鄉人強起令署事文為亂軍所迫敏不敢拒明年在禮鎮浮陽敏復居

喪制

周馮道唐天祐中劉守光辟為幽州掾嘗以利害箴守光守光怒實於獄中後仕晉為相晉末吐虜犯闕廼虜先留馮道與李崧和凝文武官等在常山以閏七月二十九日虜中有為詔追崧令選朝士十人赴木葉山行事虜師解里召道等至帳前所欲諭之崧偶先至見其旨惧刑於色解將將以明日與朝士齊遣之崧乃不俟道與凝先出既而相遇帳門之外因與分首俱歸俄而李筠等縱火與虜交鬪鉞槊相及是日道若齊至與解里相見稍躊躇則悉為俘矣時論者以道在布衣有至行立公朝有重德其陰報昭感多此類也

劉皞初自魏博歸于唐莊宗梁將劉鄩自渠欲乘虛襲大原軍至樂平時皞客於縣舍為鄩軍所俘覘其髮謝彥章許之知其學儒禮之謂其鄉人劉去非曰為公得一宗人令皞見之去非詢其爵里乃親族也對泣久之自是隨去非客于彥章門下後至衛尉卿

安叔干為太子大師叔干以都城内難之際軍士未戢其之家財無子遺大遭笞撻以是成疾請歸洛都卒

王繼引為河陽節度使少無賴為吏所拘械擊常州獄將殺之會郝以其壯健特宥之配於本軍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九百四十

盜跖魯人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漢項羽自立為楚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為穰侯穰南陽縣也成令張良送漢王至褒中良歸至

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羽殺成姬君以周後封周子南君當坐使匈奴殺家丞弃市張不疑嗣封留侯孝文五年坐與門大夫殺故楚內史贖為城旦門大

夫侯之屬官也

單德封昌武侯孝武元朔三年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削戶六

百

王莽封新都侯既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獲者莽子之名也今書本

有作護守者流俗所改尔莽切責獲令自殺莽居攝翟義起兵莽發義父方

進及先祖塚燒其棺槨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

毒并葬之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况令殺人况

為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自眡熟與長孫中孫

長孫中孫莽子字及獲也皆為莽所殺故云然中讀曰仲遂母子自殺及况皆死初莽以事

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悖霍後以示公義焉不舎光罪為公義赦天下

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謹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趨謹為趨走而

謹華也須待也盡歲止至此歲尺而止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惧道踞反

目又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剗剗之剗剗

也音口胡反量度五臧度音徒各反以竹筵導其脉知所終始筵竹槌也音庭云

可以治病

後漢董卓為相國雷荆濫罰睚眦必死群寮內外莫能自固卓

嘗追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轆歌呼而還及逼天子都長安卓嘗至郿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卓施帳慢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以鑿其眼目以鑊煮之及得死偃轉柩案間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侯陷以叛逆時大史望風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又中即將牛輔卓之子壻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雋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掠男女所過無復遺類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所得義兵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

熱膏灌殺之卓聞袁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

者盡滅之

獻帝春秋載大傳袁隗大僕袁基術之母兄卓使司卓隸宣璠收之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書別傳曰悉理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馬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郿滅之

李傕郭汜董卓將也及卓之死傕汜等以王允呂布殺卓皆并州人故忿怒之并州人在軍人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傕又因

會刺殺樊稠於坐

傕見果勇而得衆心疾害之醉酒潛使外生騎都尉胡封於坐中殺稠由是

諸將各相疑異傕汜遂復理兵相攻

袁術初僭號以吳俊為陳相術軍衆饑因就俊求糧俊疾惡術初不應答術怒密使人殺俊

晉王愷為後將軍與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王敦與王導俱在坐有女妓吹笛小失聲韻愷使毆殺之一坐改容又使美

人行酒客飲不盡輒殺之

孫秀初為琅邪小吏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趙王倫既篡逆秀執機衡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遂姿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司隸從事游顓與殷渾有隙渾誘顓奴晉興偽告顓有異志秀不詳察即收顓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為已部曲督前衛尉石崇黃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並見誅於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

吳畿者平陽太守宋胃所親也李矩為本部督護胃欲以畿代之矩謝病去畿恐矩復還陰使人刺矩會有人殺之故得免

宋劉彤穆之孫也嗣南康公孝武大明四年坐刀飲妻奪爵土梁侯景仕後魏為司徒南道行臺景性猜忌好殺戮刑人或先斬手足割舌割鼻經日方死又曾於石頭立大春碓有犯法者擣殺之

陳留異梁代為蟹浦戍主歷晉安安固二縣令侯景之亂還鄉里召募士卒東陽郡丞與異有隙引兵誅之及其妻子

後魏宋鴻貴為定州平北府參軍送兵於荊州坐聚兵絹四百疋兵欲害之乃斬十人又生斷其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

北齊盧宗道行南營州刺史性麤率任俠將赴職於督亢坡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生酒醉言辭之間微有跡失宗道遂令沉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

魏收文宣時為太子詹事娶其舅女崔氏產一女無子及魏太
常劉芳孫女與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為妻時
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
殺二姬及病瘳追亦作懷離賦以申意

隋于顛初仕後周為東廣州刺史遲迥之反也時摠管趙文表
與顛素不協將圖之因卧閣內詐得心病謂左右曰我見兩三
人至我前者輒大驚即欲斬之不能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
皆令去左右顛漸稱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
獨至顛所顛欬然而起抽刀欲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遲通
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尉迥未平慮顛復生
邊患因而勞之

唐王世充初仕隋為江都通守既叛後據東都衆心日離乃嚴
法峻制家一人逃者無少長坐為戮父子兄弟夫妻許其相告
而免之又令五家相保有全家叛去而鄰人不覺者誅及四鄰
殺人相繼其逃亡益甚至於樵採之人皆有限數公私窘急皆
不聊生又以宮城為大獄意有所忌即收繫其人及家屬於宮
中又每使諸將出外亦收其親屬質於宮內囚者相次不減萬
口

朱粲隋末僭稱楚王聚衆二十萬軍中無所虜掠乃取嬰兒蒸
而噉之因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過於人肉乎但令他國有人
我何所慮即勒所部有略得婦人小兒皆烹之又稅諸城堡取
小弱男女以益兵糧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慤楚因

譴左遷合家並為所敗聚竟斬于洛水之上士庶嫉其殘忍競
投瓦礫以擊其屍須臾封之若冢
薛舉為賊師性殘忍每殺人多斷舌割鼻或碓擣之其妻趙氏
性又酷暴好鞭撻其下見人不勝痛而宛轉於地者則埋其足
絁露腹背而捶之由是人心不附

薛仁果舉之長子也多力善騎射軍中號為萬人敵然殘忍貪
冒財貨初拔秦州召富人磔於油火之上或以醢灌鼻或弋其
下竅以求金寶舉每誡之曰汝之財力辦我家事然性多猜忌
與物無恩終當滅吾宗社舉死嗣立諸將以其年少心多不伏
兵勢漸離以至於敗斬於長安籍沒其家自起迄敗父子相繼
五年而滅

高真行為左衛將軍子岐為太子典膳丞高宗以皇太子賢陰
謀事洩廢為庶人岐事連於賢帝令付真自訓責之岐入門而
真行以佩刀刺其喉真行兄戶部侍郎審行又刺其腹真行兄
子旋斷其首而棄之街中帝知不悅貶真行為睦州刺史審行
為渝州刺史

于敏為太常丞司空平章事頌之子憲宗元和八年敏役人王
再榮告頌與梁正言錢以謀出鎮初梁正言貪詐自擅勇於射
利梁守謙方知樞密正言每詭謂人吾與樞密宗盟分至頌得
闕說頌久失職惑其言厚至財賄以圖任用其後正言之詐漸
露敏責其資於市邸誘致正言僮奴支解棄于溷中會再榮發
其事故敗

樂從訓魏博節度彥身之子天資悖逆王鐸自滑移滄過魏郊
從訓見其女妓利之伏兵於漳南高鷄泊伺鐸至圖而害之略
其所有時朝廷微弱不能誥

梁成汭為荆南節度使汭長子嘗有微過汭手刃之竟絕嗣焉
後唐陳延嗣魏人也末帝清泰二年知鄴都留守劉延皓言汭
州部送殺人賊陳延嗣至推劾伏罪與妹夫李漢唐及妹妻並
棄市初延嗣自稱父任石州刺史偽稱長史司馬與漢唐俱鮮
潔衣服以飲博為務所至州府視有資裝可圖者與之交游漸
誘至居弟陰斃之去年冬僦居於魏州有月傭同其事偶一日
繼殺二人不時而死延嗣狼狽惧聲聞于外使月傭往諸處延
嗣乃移家於汭所使張進者使酒詬舍生遽言延嗣殺人無幾
舍主惧白坊正執訊乃稱今年四月事陳延嗣同三人取其資
財所司極屍於其室獲屍數十往汭捕獲延嗣漢唐言自居魏
州所殺四十餘人並與妻妹漢唐同謀害之又於石州捕延嗣
母母至叱延嗣曰爾父殺數百人死於牖下不肖子所殺總過
百人而累家唾面詬之

安道進者雲州節度重霸之弟也性尤凶惡事莊宗以試劍殺
人奔淮南初重霸在蜀聞之蜀主取之於吳用為裨將隨重霸
為龍武小將成長道又以殺人奔歸洛陽

漢蘇逢吉為司空平章事逢吉深文好殺初從高祖在太原時
嘗因事高祖命逢吉靜獄以祈福祐逢吉盡殺禁囚以報及執
朝政尤愛刑戮朝廷患諸處賊盜遣使捕遂逢吉自草詔意云

應有賊盜其本家及四隣同保人並仰所在全族處斬或謂逢
吉曰為盜者族誅猶非王法隣保同罪不亦甚乎逢吉堅以為
是竟去全族二字時有鄆州捕賊使臣張令柔者殺平陰縣十
七村民良由此也

周趙鳳異州棗疆縣人幼讀書舉童子既長遇亂克豪多力以
殺人暴掠為事吏不能禁後為異州刺史

酷暴

詩著壯風之章刺衛國之並為害也礼有泰山之哭痛苛政之
猛於虎也故刑政之失危亡攸繫而况樂於殺人以苛為察逞
威則膏血橫流視曾土芥不若徒使股抃而視重足而立且何
補於風化哉及其凶慝貫盈自貽誅戮豈不為幸者耶

漢竇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小吏必陵其長

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溼

操執持也束溼言其急之甚也

猾賊

任威

後漢周紆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為廷尉史

魏常林文帝時為少府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
門時崔林為鴻臚崔性濶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趨吏声不以
為可林夜趨吏不勝痛叫呼教教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
遇乃啗林曰聞卿為廷尉爾邪林不覺荅曰不也崔曰卿不為
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大慙然不能自止

王恩為大司農年老目瞋瞋怒無度下吏噉然不知何據性少
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世

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無恨意其為刻薄類如此

時苗鉅鹿人為大官令領郡中正定九品於叙人才不能寬然紀人之短雖在父遠御之不置

晉王宏為衛尉太司農更為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為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論

宋奚顛度東海剡人也官至員外散騎郎孝武常使王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兩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有自經死者役人聞配顛度如就刑戮時逢康縣考囚或用萬丈壓額及裸脛民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相又相戲曰

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

谷楷為奉車都尉眇一目而性甚嚴忍前後舉使皆以酷暴為名時人號曰瞎虎

劉仁之為著作郎兼中書令出為西兗州刺史仁之性酷雪在晉陽曾營城雉人之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加責罰性好文字走書失体便加鞭撻言韻微訛亦見捶楚吏人苦之

北齊畢義雲為士兵部尚書義雲酷暴殘忍非人理所及為家尤甚妻子僕隸常瘡痍遍体

隋崔引度仁壽中檢校太府卿每誡其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引度二問之曰鼈美乎人惧之皆云鼈美引度於是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

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流汗無敢欺隱時
有屈突蓋為武侯驃騎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
見崔引度寧茹三斗艾不逢屈突蓋

元引嗣仁壽末授木工監修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取遼東
之意遣引嗣往東來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撻楚官人督
役晝夜立於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無不生蛆死者十三四
唐于文穎高祖武德中為司農卿政好嚴猛寮吏以重足而立
王遂高宗韓宰相王方慶之孫也以吏能聞於時銳於操下法
頗嚴酷官終沂海等州觀察使

漢劉銖陝州人也晉天福中高祖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與銖
有舊表為內職高祖出鎮并門用為左都押衙銖往慘毒好殺
高祖以為勇斷類已深委遇之

周陶文舉為啟居即世宗顯德二年五月齊州臨邑縣民田失
額命刑部員外郎陳渥按之尚有隱漏復命文舉檢之文舉酷
吏也竭澤而取之是歲冬十月文舉復奉命徵殘租於宋州宋
人被其刑者凡數千冤號之聲聞於道路有一媪所欠殘租十
錢而已聞文舉法峻即日納之執其公文呈於文舉文舉怒曰
爾何不早納之而勞我此來也亦撻之時有悼耄之輩不勝其
刑而死者數人其後數月文舉因隨駕南尋遇疾而卒時人以
為陰責之事有徵矣

殃咎之積報應之來蓋物理之昭然亦神道之不爽若乃無辜

被禍懷耻未雪蓄怨攸重居幽必報斯乃寃氣之所結營魂之不昧者矣若夫苛枉自恣誅殺以逞徒宴安而滿志亦凶釁之何逃漸若冰霜隨如影響乃有憑以他類見乎厥夢或惚恍而而構癘因或緣而為崇精爽攸托變異非一繇是大者以致覆族小者不免滅身亦有假手於人自斃於法觸類而長不可徧舉斯蓋默定于上昭示于下以鑒戒於方來者焉書曰你不善降之百殃誠哉是言矣

伯有為鄭大夫使公孫黑如楚黑子黑辭伯有將強使之子哲

怒以駟氏之甲伐之伯有奔許伯有自墓門之瀆入墓門鄭城門因

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比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生於

羊肆羊肆市列後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

襄二十一年鄭人鑄刑書之歲二月昭公六年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甲殺伯有言其至

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哲殺伯有壬子昭公六年三月三日也明年壬寅余又

將殺段也公孫豐氏黨壬寅昭公七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惧壬

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惧子產立良止以撫之乃止良止伯有子夫使有

宗廟

漢田蚡為丞相既殺魏其侯竇嬰及灌夫明年春蚡病一身盡痛

若有擊者諱服謝罪服音的閩西俗謂得杖而呼為的諱火交反的音平卓反武帝使視鬼

者瞻之魏其侯與灌夫共守咎欲殺之竟死

後漢蘇不韋金城太守謙之子謙為司隸校尉李嵩掠死獄中

不韋復讎於嵩殺其兒妾發其父冢武威段紀明與嵩素善紀

明既為司隸以禮辟不韋不韋惧之稱病不詣改追咎不違前

報萬事遣從事張賢就家殺之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
諸蘇以是衰破及紀明為楊球所誅天下以為蘇氏之報焉
魏胡种為司隸校尉與王宏有隙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
命詔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
發病數日死
朝軫為司隸校尉與功曹游殷有隙軫誣構殺殷殷死月餘軫
得疾患自說但言伏罪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子時閔中稱
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
吳于吉者道士也既為孫策所殺策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
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
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潰裂須臾而死

孫峻為武衛將軍既誅葛葛恪遷丞相大將軍後夢為恪所繫
恐發病死

程普為盪寇將軍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普即時病癘百日
而卒

晉阮放字思度為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平梁碩
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眾繫放敗走侃簡陽城得
免放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為祟遂卒

羊聃為廬陵太守坐殺郡人簡良等二百餘人除名頃之遇疾
常見簡良等為祟旬日而死

桓溫為大將軍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完
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眾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目

不敢已而又問左右殷洵形狀答者言肥短温公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既為温所廢死洵形有氣尚遂不詣温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温疑而害之意不職也及是亦見洵為崇因而遇病凡停京十有四日歸于始孰遂寢疾不起

趙染為前趙到聰平西將軍次新封會晉將索綝自長安討染染有輕綝之色長史曹徽諫不聽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徽言何面見之於是斬徽徽臨刑謂染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當許將軍使不得服狀枕而死後染冠壯地夢徽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

尹興為後凉呂光立池令時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而興殺之投之空井曜見夢於呂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核諸縣而立池令尹興贓狀狼藉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

宋殷景仁為護軍太祖以景仁計誅劉湛拜景仁揚州刺史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拜畢便覺其情理乖錯性本寬厚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聽事觀望忽驚曰當閭何得有大樹既而曰我誤耶疾轉篤太祖謂不利在州司使還住僕射下者為州凡月餘卒或云見劉湛為祟

劉季之為司州刺史在州貪殘司馬翟引業諫爭甚苦季之積忿置毒藥食中殺之季之少年時與宗慤蒲戲曾手侮加慤慤深銜恨至是慤為豫州刺史都督司州季之慮慤為禍乃季官

間道欲歸朝廷會竟陵王誕反季之至盱眙太守鄭瑗以季之素為誕所遇疑其同逆因邀道殺之後瑗為山陽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豫州刺史殷琰與晉安王子勛同疑休祐遣瑗其左右邢龍符說琰琰不受鄭氏壽陽強族琰即使勛鎮軍子勛責琰舉兵遲脫琰欲自解釋乃殺龍符送首瑗固爭不能得及壽陽城降瑗隨輩同出龍符兄僧愨時在城外謂瑗構殺龍符輒殺之瑗即為劉勰所錄後見原僧愨尋擊虜於淮西戰死此四人者並由橫殺旋受身禍論者以為有天道焉

檀和之為交州刺史伐林邑國破其北界大戎區粟城獲金寶無美毀其金人得黃金數萬斤餘物稱是和之後病死見胡神為祟

南齊豫章王嶷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癱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痢不斷吾已訖先帝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甬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秘而不傳甚惧此事少時太子薨

莫智明為明帝左右帝遣智明數蕭謨罪賜死謨謂智明日天去人亦復不遠我為中領軍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於省殺之未幾智明死見謨為祟

蕭季敞為輔將軍時太子左率領軍蕭誅及兄左衛將軍謨同被誅季敞啟永收誅深加排若乃至手相摧辱誅除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耶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敞麤

猛無行善於彌縫高帝時為誅謀所獎說故累為郡守在政貪穢謀輒掩之後為廣州刺史白日見誅將兵入城收之少日果為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為蛭所啗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為村人所斬論者以為有天道焉

梁沈約為尚書左僕射因病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高祖聞之大怒遣使者譴責之約惧而卒

後魏南安王禎孝文時為相州刺史以旱祈雨於群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禎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

元壽興襲常山王素之孫孝文時為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壽興因公事杖之三十及顯有寵於宣武御史中尉奏壽興誹謗顯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興死賜壽興臨刑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紙筆兩枝吾欲訟顯於帝下若高祖之靈有知百上內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及孝明即位顯尋被殺壽興之死時論亦以為前任中尉彈高詆諷所致

高肇宣武時為尚書令譖殺彭城王勰勰妃司空李冲之女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論者知有報應焉

崔浩為司徒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指灰於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

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為報之驗也初浩構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秉火焚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群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悟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虛事夫以火熟人暴之極也階亂兆禍復之招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向爾其猶可撲滅乎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以至於族李彪為御史中尉號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為木手擊其脇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時有焉又尉諭汾州叛胡得其土渠皆鞭面殺之及彪之病体上往往瘡潰痛毒備極

張始均為行臺郎中從都督元遙討火粟賊於異瀛之間多所殺戮積死數萬始均忿軍士重以首級為功乃令檢集人數千一時焚爇至於灰燼用息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始末在於煙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

常伯昕為負外散騎常侍宣武延昌末告尚書裴植謀為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為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也

于忠為車騎大將軍時高陽王雍省決庶政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甚勸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祚有師傅舊恩植擁地入國中並矯詔殺之忠疾病見裴郭為祟而卒劉蘭為國子助教常排毀公羊氏非董仲舒延昌中靜坐讀書

有人叩門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奚康生為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為虎豹之祟

樊子鵠出帝時為御史中尉會宗室元樹奔梁二武以為郢州刺史子鵠為行臺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金紫光祿大夫張安期說之樹請棄城還南子鵠許之殺白馬為盟樹恃誓不為戰備與杜德別還南德不許送

洛陽置在景明寺樹年十五奔南未及富貴每見嵩山雲向南未嘗不引領歔歔初發梁都其愛妹玉兒以金指環與樹常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俄而賜死未幾杜德忽得狂病云元樹打我不已至死此驚不絕舍人李昭尋奉賜向秦州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已許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昭覺惡之又至隴口為賀拔嶽所殺子鵠為達野拔所殺

侯莫陳悅為隴右都督時大都督拔嶽召悅共討靈州悅用其參軍豆盧先之謀誘嶽斬之悅自殺嶽後人情恍惚不復如常唯言我僅睡即夢見嶽語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安而致敗滅

壯齊高隆之為驃騎大將軍見信高祖性多陰毒睚眦之忽無

不報焉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果大府卿任集同加營
構顏相率異瀛州刺史元晏請託不遂前後構成其罪並誅其
後隆之被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韓賢為洛州刺史初後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
立白馬寺其經丞傳在此寺刑制厚外世以為古物歷代藏寶
賢無故所破之未幾州民韓木蘭等作逆有一賊斫賢折脛而
卒論者或謂賢因此致禍

隋梁敬真大業中為大司理司直時煬帝欲成光祿大夫魯俱
羅之罪令敬真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

羅為之厲數日而死

于時東都飢饉俱羅遣家僕船米至東都
其有異志前後察問不得其罪帝復令敬真就鑠將詣東都俱
羅相表異人曰有重腫陰為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

敗衄於是斬東
都市家口籍沒

樊子蓋為東都留守楊玄感之亂子蓋誅數萬人嚴酷少恩果
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斬頭之鬼前後重沓為之厲

唐郭霸則天天授二年自宋州寧陵丞應革命舉拜監察御史
嘗推芳州刺史李思徵榜捶考禁不勝而聖曆中屢見思徵徒
數十騎止其庭曰汝狂陷我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援刀自刳
其腹斯須蛆爛矣是日問里並見兵馬數十騎駐于門少頃不
復見矣

崔器以肅宗至德中為御史中丞性苛刻樂禍奏陷賊官據律
合處死後器病脚腫月餘漸亟瞑目則見京兆尹達奚珣但口
稱叩頭大尹不自由左右問之良久答曰達奚尹訴寃我求之

如此經三日不止而死

陳曇德宗貞元中為邕州經略招討使怒判官劉浚杖二十五浚卒之日曇得疾見浚為祟而卒

舒元興為監察御史時亳州境嘗有群賊剽人廬舍劫取貨財累政擒捕不獲刺史李繁潛設機謀悉知賊之巢穴出兵盡誅斬議責繁以不先啟聞廡使涉於擅興之罪朝廷遣元興覆理之元興素與繁有隙復以初官銳於生事乃盡反其獄辭以為繁濫殺無辜伏奏勅於京兆府賜死時人寃之其後元興被禍人以為有報應焉

後唐西方鄴為寧江軍節度使為政貪虐判官譚善達每箴其失鄴忿刑於色令左右告善達受人金下獄拷掠善達亦剛詞多不遜遂殺於獄中無幾寢疾時見善達入其戶俄卒於治所晉馬金節為定州節度使自上黨携歌妓一人之中山館於外有人以說言中之金節加害及詔除鎮州遇病數見其妓獻之復來妓曰我已得訴要公俱行金節具告家人數日而卒

漢蘇逢吉自高祖建號於太原以節度判官拜平章事時宰相李崧被誅人士寃之及逢吉受宣權知樞密院事數多宿於金祥殿之東謂春官正王處訥曰夜來就枕未暝已見李崧在傍生人與死人相接無吉事也及周太祖自鄴至汴官軍敗於劉子陂是夕逢吉宿於七里郊與同舍痛飲醉索刃將自剄左右止之至曙與隱帝同抵民舍遂自殺周太祖定京城與聶文進等同梟於北市釋其家族其梟首之所適當李崧寃死之地也

周鄭仁誨為侍中初廣順朱王殷受詔赴闕大祖遣仁誨赴鄴
都巡檢及殷得罪仁誨不奉詔即殺其子蓋利其家財妓樂也
及仁誨卒而無後人以為陰責焉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九百四十一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四十二

總錄部

一百九十二

黷貨 禍敗

黷貨

書稱黷貨無厭詩惡貪人敗類是知冒于貨賂先賢所譏若乃
影纓入仕代耕受祿不能澡身而自潔乃復受財以逞欲至使
外資敵國旁通絕塞求媚富室苟利私家由是正呂刑之文加
蕭斧之戮千載之下恥莫大焉

伯封樂正后夔之子實有豕心貪恠無厭

漢項伯項羽兄也高祖為漢王王巴蜀賜張良金百溢

二十兩 日溢秦

以溢名金若漢之兩斤也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遣項伯

使請漢中地本不盡與漢中故請求之項王許之

周意封汾陰侯孝文十三年坐行受賕髡為城旦許元封宋子侯孝中二年坐寄使匈奴買塞外禁物

衛後封樂平侯孝武建元六年坐買田宅不法有請求吏死

薛毆封樂平侯元狩元年坐受淮南賂稱臣在赦前免

楊母害封赤泉侯坐許給人減六百免

任當千嗣梁期侯宣帝大始四年坐買馬一疋買錢十五萬過平減五百以上免

陳湯為從事中郎時大司馬王商不善湯按驗湯諸所犯湯前

為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獨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

勞苦莽傳言莽母渠今此云明君則明者字也宜封竟為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

荀參為水衡都尉死予汲音為侍中參妻歆為汲音求封湯受

其金五十斤許為求比上奏比例也音必寐反引農大守張康坐減百

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許就其所居考問之恐下獄使人報湯湯

後漢傳昌封蕪湖侯蕪湖縣名屬丹陽郡章帝建初中遭母憂因上書以

國貧不願之封乞錢五十篇為閔內侯帝怒貶為閔內侯竟不賜錢

魏丁裴初從大祖性好貨數請取犯法輒得原宥為典軍校尉

晉桓玄既自署大尉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于手

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住園宅者悉欲歸已猶難逼奪之皆蒲溲

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

遺餘

殷仲文桓玄篡位時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噐服窮極綺
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
若不足

宋王僧達為太子洗馬母憂去職兄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奉
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輩取無復所餘

阮佃夫既以試廢帝太宗即位論功行賞壽寂之封應城侯佃
夫建城侯餘有封時佃夫及王道隆楊運長並執權權亞人主
大通貨賄凡事非賂不行人有餉夫絹二百嫌少不答後魏張
僧皓明帝孝昌中徵為散騎侍郎不赴世號徵君僧皓好產業
孜孜不已藏錐巨萬他資亦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

馬瘦弊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皓尤好蒲奕戲不擇人是以
獲譏於世

隋宇文述為太子左衛率時申明公孝穆孫筠卒高祖議立嗣
而穆弟十子渾規欲紹之述即其妻兄也渾謂述曰若得襲封
常以國賦之半每歲奉公述利之因入白皇太子曰立嗣以長不
以賢今申明公嗣絕偏觀其子孫皆無賴不足以當榮寵唯今
才有勲於國謂非此人無可以襲封者太子許之竟奏高祖封
渾為申國公為穆嗣

宇文化及自煬帝為太子時領千牛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
託求之常與屠販者遊以規其利累遷至太子僕數以受納貨
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我復職

唐李慶遠宗景雲中為左率府右郎將初慶遠從皇太子誅

黨氏有功其後恃寵多受貨賄按問得實命杖一百放于嶺表于翬為奉天令時憲宗山陵翬與山陵使親吏韋正牧及陰陽官等同隱官錢十五萬貫不給工徒事發皆狀誅後唐盧汝弼客游上黨丁會薦武皇即代李襲吉為副使軍國政務委其參決莊宗嗣晉王位乃丞制署吏又得汝弼有若符契由是除補之命皆出於汝弼之手既而畿內官吏考課擬議奔走盈門頗以賄賂聞人士少之莊宗嘉其才不之誥李全暉乾祐中為禮賓使與嗣使行進減刻蕃部買馬錢下開封府勘問皆狀罪並決杖流房州

周馬從斌世宗顯德中為殿中監初從斌有女適故晉國公霍彥成之子丞誣後數歲俱亡有息女一人言五六歲從斌收而養之霍氏資業並為從斌所據既而從斌令其女弟尼德堅私度霍氏為尼未幾而卒乃收其弟復質其資產乾沒其真至是為霍氏近親所訟下御史府按之得實免官

禍敗

古人有言禍福無門人自召既有積善之慶豈無禍淫之責人事易辯陰陽難誣求而得之又何怨也觀夫蛇虺之行淫壑之心欺罔君親絕棄仁義殘忍不道貪冒無厭莫不十目所視衆怒難犯天肆惡盈之罰鬼得讎而誅孽不可追速速如影響大則兵連禍結災延方域小則巢傾郊碎辱其宗親猶為不幸豈非庸哉所以克己復禮祐謙謙君子鞭然而笑矣

黨鞅孝、時為左庶長定變法之冷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子

復祀約鼻之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中歆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歆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之疆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京兆鄭縣也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黽或作彭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呂不韋為相國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官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毒與侍中左

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博飲屢人子何敢及與我允斯與鬪者者所曰始皇

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

兩子而遂遷太后於疾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歆

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夫反賓客辯士為游說者衆王不忠致

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

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宮入南而出文信侯就國濟南歲余諸俠

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

曰若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文

其與家屬徒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皇覽曰而韋侵

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也民博聲呂毋冢不韋妻光葬故其冢名呂毋也秦王所加怒呂不韋

嫪毐嫪毐皆已死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

士人偃為齊相初尊立衛皇后及發霸王定國陰事偃有功

大臣皆早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橫音胡偃曰臣

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遂猶也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

賓客棄我我昵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爾吾日

矣故倒行逆施之日暮日二老也倒行逆施謂不遵常禮後以齊王自殺遂族偃

王溫舒為河內太守好殺行威遷為中尉坐以法免後拜為少

府徒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必禁坐治失官復為右轉行中尉

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

及人有變告溫舒受負騎錢它姦利罪事至族自殺負騎騎之有正負也

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

大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坐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與弟同三族兩妻家

各一故為五也溫舒死家累千金

董賢為大司馬哀帝末太皇太后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

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王莽前以大司馬秦

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今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

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書刻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

入出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

太后詔即闕下冊賢即就也曰聞者以來陰陽不調菑害並臻菑古

菑也元元蒙辜蒙被也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歷更

也音工為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

印綬羅歸第即曰賢與妻皆自殺家皇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

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謂發冢取其棺也莽復風大司徒光

讀日諷質性巧佞翼姦以獲封侯翼進也父子專朝兄弟

光

多受賞賜治弟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放依也音甫往也

費以萬萬計國家為室虛父子驕蹇至不為使者禮言不敬天子之使

受賜不拜辜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復

以沙畫棺以珠硃塗之而又雕畫也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

月玉衣珠璧以棺以此物棺歛也棺音工喚反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

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

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

謹諱鄉其弟哭幾獲盜之陽往哭之實欲竊盜也鄉讀曰嚮幾讀曰奠縣官斥賣董

氏財凡四十三万万賢既見發羸診其尸裸露形也音即果反因埋獄中

原涉字臣先祖文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涉往外愠

仁謙遜而內隱好殺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多王莽末為鎮

戎大尹莽敗更始西屏將軍申徒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

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為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

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

也言以涉為魚肉不以人遇之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云去申屠建

內恨耻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賓

客通言令涉目擊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千乘共送涉至獄

建遣兵道微取涉於車上微要也音工堯反送車分散馳遂斬縣之長

安市後漢牛輔為中郎將董卓子婿營中無故大驚輔惧乃齎

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輔斬送首長安獻帝紀曰輔帳下支

急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十余餅金大白珠璣胡謂輔曰城北已

有馬可去也以繩繫輔腰踰城縣下之未及地文訢放之輔腰不

能行胡共取其金不斬首

孫贇獻中時為奮武將軍因怒袁紹遂出屯槃河將以報紹
即九河鈞槃之河也乃上疏紹罪紹惧以所佩敦海大守印綬贇從弟範
遣之郡欲以相結範遂背紹領敦海兵以助贇與紹大戰贇軍
敗還薊後保易京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贇贇遣子續請救於
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榜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開靖諫
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
恃將軍為主故爾堅守曠曰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人而出後
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贇乃止紹漸相攻逼贇眾蹶乃却築
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
救贇未及至贇乃密使行人賈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殭屍蔽
地以意而堆猶為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
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烏旯歸
人瀋水陵高汝當碎省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
動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為應吾當自內出奮揚威
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足注足矣紹候得其
書如期舉火贇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贇遂天敗復還保
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涕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
趣登臺斬之續為屠密所殺

袁術既僭號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為呂布
所破後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瀟山復為所拒憂

不知所出將歸帝號於從弟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吳書

一河既為雷薄等所拒畱住三日士眾絕糧乃還至江亭去壽
尚有一甲尚有一甲

上牀 息長父乃大咤曰表術至
北也 因頸伏牀下 區血斗餘遂死

袁譚紹之子也繼父為曹公之在鄴譚略取其陵安乎勃海河

間攻弟袁向於山中尚走故安從其兄袁熙譚悉收其眾曹公

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湊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

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常人趨奔之譚情馬曰出而過我我能

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曹公擊袁向袁熙至遼西尚熙與

烏丸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尚為人勇

眾與熙謀曰今到康必相見欲與兄手繫之有遼東首可以自
勇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尚無以為悅於國家乃先置其精

曰於廡中然後請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縛之坐於地尚寒求席
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熙曰頭四方行百里何席之為

遂首譚字顯
思熙字顯雍

晉石崇為衛尉諂事賈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

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

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

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

君侯服御麗則麗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

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

邇願加三思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諸崇

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罔以圖

倫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

介士到門崇為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

前因自投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徒交廣爾及車載詣東市

乃嘆曰又軍利吾家財收者吞日知財利害何不早散之崇

祚各崇其兄弟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十崇時年五十二

楊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銓朝政百官總已多樹親黨皆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殿中中郎孟觀李肇與黃門董猛及汝南王亮楚王瑋謀誅之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皆不得出駿逃于烏廐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十人賈謐為侍中領秘書監謐者賈充外孫韓壽之子也充養以為後與賈后成謀誣陷愍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謐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少弟蔚及壽兄輩令保弟散騎郎預吳王友鑿謐母午皆伏誅

孫旂為平南將軍子弼及弟子髮輔琰四人與孫秀合族及趙王倫起事夜從秀開神武門下覘閱噐杖兄弟旬日相次為公府掾尚書郎弼又為中賢將軍領尚書左丞轉為上將軍領射聲板尉髦為武衛將軍領太子詹事瑛為武威將軍領太子左率皆賜爵開國郡侯推崇旂為事騎將軍開府初旂以弼等受置為朝遣小息回責讓弼等以過差之事弼為家禍弼等終不從旂制之不可但慟哭而已及齊王冏起義四子皆伏誅襄陽太子岱承冏檄旂夷三族

杜曾自稱南中郎及王廙為荆史刺史曾距之廙使將朱軌趙誘擊曾皆為曾所殺王敦遣周訪討之屢戰不能剋訪潛遣人

山開道曾不意以襲之曾眾潰其將馬雋蘇溫等執曾詣

降訪欲生致武昌而朱軌息昌趙誘息裔皆乞曾以傷寃於是斬曾而昌裔鬻其肉而噉之

祖約為征西將軍蘇峻舉兵約後之既敗奔于石勒勒薄其為人不見者久之勒將程遐說勒曰天下粗定當顯明逆順此漢高祖所以斬于公也今忠於事君者莫不顯擢背叛不臣者無不夷戮此天下所以歸服大王也祖約猶存臣竊惑之且約大引賓客又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怨於是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得善歡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遐請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醉既至於市抱其外孫而泣遂殺之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妓妾班賜諸胡

後魏和跋為尚書性尤奢淫太祖戒之革將刑太祖命其諸弟毗等視誅跋謂毗曰灑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為產業各相勉勵務自篡脩令之背已曰汝曹何忍視吾之死也

毗等解其微意詐稱死者亡奔長安追之不可及太祖怒遂誅其家崔逞初仕慕容燕以番臺尚書亡歸道武帝亦以為尚書後為御史中丞有罪賜死其孫叡孝文帝初以交通境外伏誅自逞之死至叡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而在此一門盡矣

費穆為武衛將軍余朱榮向洛穆勸其大行誅罰榮心然之於是遂有河陰之事天下聞之莫不切齒及元顥內逼莊帝北幸穆遂顥顥以河陰酷濫事起於穆引入誥讓出而殺之余朱世隆兄弟各擁強兵割剝四海世隆既總朝政生殺自由及高勸

兵仲遠 津等愚戇恃強不以為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

戰敗世隆請出收兵節閔弟不許世隆令其外兵叅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簡閱敗衆以次內之而斛斯椿未得入城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其欲掠京邑遷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為其備叔淵信而內之椿既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稚詣闕奏狀別使都督賈智張歡率騎掩執世隆與兄彥伯俱斬時年三十三

北齊高乾為魏司空為莊帝所殺乾臨死神色不變見者莫不歡息焉時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乾曰頗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兄弟公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識亦恐巢仰郊破夫欲何言

唐來俊臣則天朝歷洛陽令司僕少卿恣行羅織多所陷害自侯王將相被其羅織受戮者不可勝計復自稱其才可比石勒朝野聞而彌惧又將誣告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衙將相謀反異因此傾動宗社自取國權俊臣與其黨衛遂忠飲醉自紂發由是得罪制曰來俊臣閭巷小人奸險有素以其頗由紂摘將謂微效款誠遂拔自泥塗蔭于簪紱歲月滋久涓埃莫施專構凶邪每相朋扇隱逆賊之妹尤深嬖寵逼良家之女以為妾勝作威作福無禮無義剝奪甚霍蒲之盜賊賄踰丘山之積諸王等磐石崇枝必期毀敗南北衙文武將相咸將傾危異得竊弄機權方擬潛為悖逆無君之心已著不臣之迹顯然天下側目含靈切齒擢其髮不足以數罪粉其骨不足以塞愆棄市之刑科未極于宮之辟輿議所歸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

准法籍沒其家時年四十七俊臣及伏誅讎人皆鬻其肉噉之斯須而盡遠近莫不稱慶

高駢鎮淮南為秦彥幽辱計口給食自五月至八月外圍益急供事遂闕庖人以道院欄檻及諸木像毀而為薪以積晨爨時秦彥畢師鐸頰為楊行密所敗頗疑道院禳制使然又慮一旦府城不守或致竄逸有妖尼王奉仙者謂秦彥曰此間氣侯當損一大貴人地方安以此言故害之是曰駢起啜粥左右走告云有兵馬來言未畢衆已及階駢謂其徒曰軍府之事有監軍使及大將軍在汝輩莫無禮因命左右召秦彥詞氣甚厲郡克憚焉久之有卒自後揮肱中之遂牽下階蒼惶之際猶仰首顧望若有所伺及就刀斷而不殊明日外圍知之皆向城大慟競以紙錢奠而焚之先是駢嘗戒郡子曰汝等善自為謀吾必不學俗物死入四片板中以累於汝矣至是以諸姪同坎而瘞唯駢以舊韁苞之正符所言及呂用之伏誅有軍人於中堂發得一石函內有銅人一枚長三尺餘身被桎梏口貫長釘胷上疏駢鄉貫甲子官品姓名為厭勝之事以是駢每為用之所制如有助焉其後楊行密入城署駢諸孫愈為節度副使令主喪事愈及發穴長幼凡六人皆斂棺柩自道院遷于愈家既月餘愈又暴終明年四月孫孺下廣陵勤其故吏曠師虔等葬之

後唐溫韜初仕梁為許州節度使明宗即位流于德州俄賜死長子延濬清泰中為泥水關使次延為父牙帳都校次延衮鄧州副指揮使咸聚居許下晉天福初聞張從賓作亂於河陽咸

性依之從賓慮其難制悉斬于帳下

明宗自鄴初至洛陽霍彥威怒韜前事與段凝同收

下獄尋釋之下教放歸田里天成二年竄於州是歲歲秋九月詔曰德州流人溫韜生為黔首起自綠林依憑中夏干戈却盜本得陵寢遼州流人段凝豺狼類姓泉竟為謀無辜而機害平人朝便而常懷逆節嵐州司戶陶玘曾司藩翰恣黷貨財自處竄流彌與怨望慮州司戶石知訥比居實佐合務參揮當守殷閑據夷門發文字扇搖戎帥原州司馬聶換推從班列委出親賢不守條章強買店宅其後細詢行上頗駭聽聞喪妻未及于半年別成姻媾弃母動逾于千里不奉晨昏而皆自抵刑章各行竄逐都無省過但出怨詞在勝意雖欲舍引於物論固難容舍尚舍大體尺罪一身並令本處賜死

王鎔為鎮州節度使令其子昭祚與張文禮以兵圍李引規及

軍司馬李藹宅並族誅之註誤者凡數十家又殺蘇漢衡收部

下偏將下獄窮其反狀親軍大恐時諸軍皆有給賜唯親軍不

時與之衆心益惧張文禮因其反側密論之曰王此夕將坑爾

曹宜自圖之衆心掩泣相謂曰王待我如是我等烏能效忠是

夜親軍十餘人自子城西門尋垣而入鎔方焚香授籙軍十三

人突入斷其首袖之而出遂焚府第煙焰亘天兵士大亂鎔姬

妾數百皆赴水投火而死軍校有張支順者率軍人至張文禮

第請為番後遂盡殺王氏之族

張文禮為鎮州大將殺節度使王鎔盜其州比廝役小人驟居

人上行步動息皆不自安出則千餘人露刃相隨日殺不辜道

路反目常慮我師問罪奸心百變南通朱氏北結契丹往往擒

獲其莊宗遣人送還文禮由是愈恐是歲八月莊宗遣閔寶史

建塘及趙將符習等率王鎔本軍進討師與文禮病疽於腹及

聞史建塘攻下趙州驚悸而卒子處瑾據鎮州李存審為北面

招討詔使以攻鎮州是時處瑾危蹙曰甚昭義軍節度判官任圜

馳至城下諭以禍福處瑾登陣以誠告乃遣牙將張彭送嘆於
行臺俄而李存審師至城下是夜趙將李再豐之子冲投縋以
接王師諸軍登城遲明畢入獲處瑾處球處琪并其母及同惡
人等皆折足送行臺鎮人請醢而食之入發文禮之尸磔之於市
郭崇韜為樞密使嘗從容謂白繼友曰蜀平之後王為太子侯
千秋萬歲神器在手宜盡去官官優禮士族不唯踈斥閹寺扇
馬不可復乘由是內則令官巷伯怒目切齒外則舊宿將戟手
痛心掇其俟滅之禍有自來矣復以諸驕縱不法既定蜀川輦
運珍貨實於洛陽之第籍沒之日泥封尚濕雖莊宗季年為
郡小所惑至功臣不保其終亦崇韜自貽其禍安重誨為樞密
使四五年間獨縮大任否滅自若環衛酋長貴戚近習無厭干
政者弟收鄭州子鎮懷血身為中令任過其才議者必有覆餗
之禍無何有吏人李虔徽弟揚言於衆云相者言之狀今將統
軍往淮南時有軍將密以是聞深駭上聽先是東川帥董璋恃
險難制方多疑忌又以武虔俗為錦州刺史董璋曰設猜防遂
繫之叛及王師詩蜀峽路艱阻糧運不繼而重誨請行終許便
碎翌日領數騎而出日馳數百里西諸侯聞之莫不惶駭所在
錢帛糧料星夜輦運齊赴利州人乘斃踣於山路者不可勝紀
百姓苦之重誨至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於寢室令妻子奉食
敬器事尤謹重誨坐中言及祚被人讒構幾不保全賴聖人保
鑒苟獲全族固泣下重誨既辭引昭遣人具奏重誨怨望出惡
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西迴

亦奏重誨已至三泉復歸闕再過鳳翔朱引昭拒而不納重誨
急騎奔程未至京師制授河中帥既至鎮心不息安而請致仕
制初下其子崇贊崇緒者歸河中二子初至重誨騎然二渠安
得來家人欲問故里重誨曰吾知之矣非此渠意是他人教來
吾但以一死報國家餘復何言翌日中使至見重誨踣泣久之
重誨曰公但言其故勿過相慙中使曰人言令公據志誠異矣
重誨曰吾一死未塞責已負君親安敢輒懷異志遽勞朝廷興
師增聖上霄肝則僕之罪更萬萬矣時遣翟光鄴使河中如
重誨有異志則誅之既至李從璋自率甲士圍其弟仍拜重
誨於其庭重誨下階迎拜曰大傳過禮俛首方拜從璋以槌擊
其首其妻驚走抱之曰令公死亦不遲大傳何遽如此并擊重
誨妻首碎並剝其衣服夫妻保形踣於廊下流血盈庭翌日副
使判官白從璋願以衣服覆其屍堅請方許及從璋疏重誨家
財不及數千緡議者以重誨有經綸社稷之大功然志大才短
不能迴避權寵親禮士大夫求周身輔國之遠圖而息恣冒襟果
貽顛覆

馮贇為樞密使明宗大漸聞秦王以兵入侍贇自弟馳入皇城
與朱引昭康義誠等同誅秦王傳明宗晏駕閔帝自鄴至京師
內外制置皆出引昭與贇及滌王至陝閔帝召引昭不至俄聞
自致安從進乃殺贇於其弟贇母初喪棄尸於路妻子俱伏法
朱引昭為樞密使閔帝即位超加中書令引昭素猜忌路王致
其皆誕以滌王至陝閔帝惧欲奔馳自首詔引昭圖之時將軍穆

延輝在引昭第曰罪我也其如之何吾兒婦君之女也可速
迎歸無令受禍中使繼至引昭拔劍大哭至後亭欲自殺家人
力止之使促之急引昭曰窮至此耶乃自投於井安從進既殺
馮贇斷引昭首俱傳於陝州

晉王瑜為大府少卿杜重威之鎮東平也瑜父欽祚為節度使
及重威移帥崇山瑜乃僥求苟合代其父位後自常州二車再
遷刑部郎中丙午歲欽祚刺舉義州瑜歸寧至郡會北戎盜據
區夏何建以秦州歸蜀瑜銳欽祚曰若不西走當為左衽矣厲
色數諫怒而不從因其卧疾涉旬瑜伏劍而脅之曰老儒無
謀欲趨炮烙不即為計則死于刃下父不得已而聽之時隴東
屯兵西関扼其川路將北趣蕃部假途而往乃與群盜酋長趙
徽歛血為約以无事之謂之曰西至成都余身為相余為將爾
當領一大郡能遂行乎徽曰諾瑜慮為所賣先致其妻孥館於
郡中行有期矣徽潛召其官伺於郊林之外子夜瑜聚族而出
輜重絡繹十有里餘徽之所親循溝澮而遁至馬峽路隅舉燧
伏奔齊斷所祚之首實諸長矛平生聚蓄金幣萬計皆為乱兵
所掠少長百口始將珍盡瑜尚獨戰千人矢不虛發手捍射其
指流血及韃箭罄空乃持弓擊人簫笏皆碎夜竄山谷落髮為
僧月餘為樵人所獲繫送岐州為侯益所殺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四十三

總錄部

一百九十三

不誼

夫人者最萬物之靈誼者居五行之一故行誼者必克已怒物
急病讓夷固其窮不可以利誘守其節不可以兵劫如斯而已
矣乃有反道敗德壞法亂紀傾險其行邪僻其心遺骨肉之親
棄故舊之好背乎僚友之惠忘其所事之思因利乘便竊發構
難或肆其慘毒或寘諸刑辟或縱行離間之術或靡顧翻覆之
迹擁已自恣蹈害無悔歷代之下比比而有故古人有言不耻
不仁不畏不誼其斯人之謂乎

子伯季子衛大夫也魯哀公十六年衛侯飲孔悝酒子平陽郡

燕縣東比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

夜遣者漸負孔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及西門平陽門使貳

車反祐於西圃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子伯季子初為孔氏

臣新登于公升為大夫請追之遇載祐曰殺而乘其車子伯殺許公

為反祐孔悝怪載祐者久不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仁

人謂子伯季子也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傳

子伯不仁或以其車從公得祐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

吳起吳起娶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

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

漢韓信既徙為楚王都下邳項王亡將鍾離昧昧音莫家在伊

廬東海胸南有北邑素與信善項王敗昧亡歸信漢怨昧聞在楚詔楚

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行音下有變告信凡言

者謂告非常之事書聞聞於天子帝患之用陳平謀偽游於雲臺者實欲襲

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度音大欲謁帝恐

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

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

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

縛信載後車械信至雒陽赦以為淮陰侯

樓護為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

允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惧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

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致數

曰名捕寬詔書至

舉姓名而捕之也

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輝光

莽分三輔置前輝先後丞烈以護為之輝音暉封息鄉侯列於九卿

後漢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囂季父崔素豪俠能得眾聞更始立王莽兵連敗遂聚眾數千人乃與元義及上邽人楊廣等共推囂為上將軍崔為白虎將軍義為左將更始二年徵囂與崔及義至長安更始以囂為右將軍崔義皆死更始感囂忠以為御史大夫

子密者彭寵之蒼頭也彭寵反自立為燕王建武五年春寵齋

獨便室

便坐之室非正室也

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

大王齊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教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

命呼其妻妻入大驚

東觀記曰妻入驚曰奴友奴乃梓其妻頭擊其頰

寵急呼曰趣為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所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爾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疋使妻縫兩嫌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去令遣子密等至於後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稽也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厥封為不義侯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大見親待灵帝晏駕原將兵詣洛陽與何進謀諸黃門拜執金吾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為乱欲殺原并其兵眾卓以布見信於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

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為父子

魏令狐愚為兗州刺史與王凌謀立楚王彪時楊康單固皆豫之及愚先卒康乃發其事於司馬宣王異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固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爾昔今死者有如汝何面目以行於地下也

王陵坐楚王事司馬宣王誅之其子明山走向大原投親家食親家告吏乃就執

蜀許邵為郡功曹先是從元靖與邵俱知名有人倫盛名私情不叶劾排擯靖不得蒞叙

吳策融所為徐州牧陶謙督運及曹公攻陶徐土騷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十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賓禮先是彭城相

薛禮為陶謙所偏屯秣陵融利廣陵之衆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畧因載而去

媯覽載負皆吳都太守成憲孝廉也大帝殺憲覽負亡匿山中孫翊為丹陽皆禮致之覽為大都督督兵負為郡丞及翊為左

右邊洪所害孫河河字伯海本姓俞孫策賜姓孫列之屬籍馳赴宛陵責怒覽負以不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人

議曰伯海與將軍踈遠而責我乃爾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楊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會翊悵下徐元孫高傳嬰等殺覽負

吳歷曰偽載負親近邊洪等數為翊所困常欲叛逆因吳主出征遂其奸計也

晉王潛如京兆人也遇亂流移至宛潛結諸無賴少年衆至四五

萬自號大將軍軍既敗歸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武請敦配已麾下敦曰此輩虓險難畜汝性忌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用射屢鬪爭為過稜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為耻初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已及敦聞如為陵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如詣稜因開宴請劍舞為歡稜從之如於是舞刀為戲漸二來前稜惡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而陽驚亦捕如誅之

杜曾為竟陵太守先是胡元聚眾竟陵自號楚公假曾為太守曾既殺元并其眾自稱南中郎將

前秦張狂主充功曹充固守博陵與慕容垂相持垂遣將慕容麟功充於博陵充糧竭矢盡猗踰城聚眾應麟充臨城數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眾應賊號稱義兵何名實相溥之甚卿无往合卿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為世大戮身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為吾吏親尋干戈競為戎首為尔君者不亦難乎今人可取卿一切之功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云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門卿母在城不能顧之何忠義之可望惡不絕世卿之謂也不畜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卿去考母如脫屣吾復何論哉既而城陷充及固安侯符鑿並為麟所殺前秦符師好者纂之弟也符登之討姚長使蘭犢率眾數萬白穎陽入子和寧與符纂首尾將圖長安師好勸具无稱尊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為秦公蘭犢絕之皆為姚長所敗

南齊劉祥初為臨川王驛騎從事中郎祥兄勅為廣州卒官祥就勅妻求還賢事聞朝廷

齊人姓周

史不書名

陸超之門生也超之預晉安王議徐玄慶欲囚

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固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起之坐自後斬之頭墮而身不僵玄慶嘉其節厚備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正壓其頭折死聞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焉

于琳之為晉安王子懋中兵參軍即子懋之母阮同產弟也子懋鎮尋陽聞都陽隨郡三王見殺欲起兵赴難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正阮阮報琳之為計瑤琳之弟瑤之馳告高宗遣王廣之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琳之說子懋重賂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二百人拔

白入齊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事琳之以袖鄣面使人害之梁王勗為侯景庠真都督景以其妹為小妻及景敗勗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書寢勗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曰至湖豆州景覺大驚問岸上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勗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勗與王元禮謝朓仁弟歲雜並景之昵也三人謂景由我等為王百戰百勝自謂無敵卒至於此豈非天乎今就王乞頭以取富貴景欲透水勗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投船勗以稍入刺殺之

後魏崔鍾為金紫光祿大夫兄敞亡後鍾貪其財物誣敞息子積等三人非兄之裔辭訢累歲人士嫉之亦朱世隆為尚書令

秦除其官終身不齒

崔僧淵元妻房氏生二子伯麟伯驥後薄房氏更納平原杜氏僧淵之徒也與杜俱去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螭祖蚪得還之後棄絕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家于青州伯驥與母房氏居於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頗阻一門僧淵卒年七十餘伯麟雖往奔赴不敢入家哭沙門寺祖龍性剛躁父亡後與兄伯麟訟競嫡庶並以刀劒自衛若怨讎焉

崔模初事慕容氏後為宋滎陽太守大神武麤中滑臺平模歸降始模在南妻張妻有二子仲智季柔模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幼度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物間託閔境規贖歸其母張氏每謂之汝父性懷本自無決必不能來也行人遂以財賄至都當竊模還模果顧念幼度等指幼度謂行人曰吾何忍捨此輩令坐致刑辱當為尔取一人使名位不減於我乃授以申模模宋東郡太守與未脩之守滑臺神麤中被執入國俱得賜妻生子灵度申模聞此乃棄妻子走還江外灵度刑為閹人崔攸之者道固之兄也道固父輯為太山太守道固賤出嫡女生攸之日連等輕侮之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如此或能與人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略無兄弟之禮時宋孝武帝為徐兗二州刺史得辟他州民為從輯乃資絡道固令其征南既至彭城帝以為從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帝謂之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為寒士至老乎而世人以其偏庶便相陵侮可為歎息青州刺史至州辟為主簿轉治下後為朱文帝諸

子參軍事被遣向青州募人長史已下皆詣道固諸兄等逼道固所坐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等所作咸起拜謝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荅拜諸客皆嘆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

穆壽大武時與崔浩等輔政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妻並共食而令諸父餒餘其自矜無禮如此為時人所鄙笑王建為左大夫建兄迥諸子多不順法建具以狀聞迥父子伏誅

李寶涼王暉孫也大武討沮渠無諱寶奉表歸城累遷鎮北將軍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舉因寶子冲寵遇遂為當世盛門而仁義吉凶情禮淺薄菴功之服殆無慘容至於窘之不加極濟識者以此貶之

陸定國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納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為舊族而嫡妾不分定國亡後兩子爭襲父爵僕射李冲有寵於時與度世子泉婚親相好冲遂左右申助之由是承爵尚主職位赫奕安保沈廢貧賤不免飢寒

寇彌為尚書郎為城陽王徽所親待孝莊永安末徽避尔朱兆脫身南走歸命於彌彌不納遣人加害時論深責之

盧度世者散騎常侍玄之子也玄有五子嫡唯度世餘淵敏昶尚背別生及度世為中書學士以崔浩事難其庶兄弟常欲危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誠約令絕妾孽不得使長後患至淵兄弟婢賤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舉接為識者所非

張彛為光祿大夫既貴大起第宅徽號華侈頗侮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

李靜齊州刺史元護之弟也為前將軍性甚貪忌兄亡未歛便剥脫諸妓服玩及餘財物斛斯椿為車騎將軍常州刺史及爾朱榮之死椿與爾朱度律仲遠等北拒齊獻武王次揚平會尔朱兆與度律等相疑遁還椿後復與度律等同拒義旗敗於韓陵椿謂都督賈顥智等曰若不先報尔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顥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尔朱部曲盡殺之令長孫稚賈顥智等率數百騎襲尔朱世隆彦伯兄弟斬於閭闔門外椿入洛懸世隆兄弟首於門樹椿父出見謂椿曰汝與尔朱約為兄今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乎

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於齊獻武王

馮穆為負外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與不和輔與亡贈相州刺史祖載在廷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宴滿堂忻笑自若為御史中丞東平王康所劾

裴茂伯為廣平王文與兄景融貧窘伯茂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

李洪之為秦益二州刺史洪之微時妻張氏助洪之經營資產自貧至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氏劉芳妹也洪之欽重而疎薄張氏為兩宅別居偏厚劉子由是三妻妬競互相訟詛兩宅母子往來如讎及蒞西州以劉自隨

高遵字世禮勃海脩人父濟陰太守遵賤出其兄矯等常欺侮

張彛為光祿大夫既貴大起第宅徽號華侈頗侮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

李靜齊州刺史元護之弟也為前將軍性甚貪忌兄亡未歛便剝脫諸妓服玩及餘財物斛斯椿為車騎將軍常州刺史及爾朱榮之死椿與爾朱度律仲遠等北拒齊獻武王次揚平會尔朱兆與度律等相疑遁還椿後復與度律等同拒義旗敗於韓陵椿謂都督賈顥智等曰若不先報尔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顥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尔朱部曲盡殺之令長孫稚賈顥智等率數百騎襲尔朱世隆彦伯兄弟斬於閭闔門外椿入洛懸世隆兄弟首於門樹椿父出見謂椿曰汝與尔朱約為兄今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乎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於齊獻武王

馮穆為負外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與不和輔與亡贈相州刺史祖載在廷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宴滿堂忻笑自若為御史中丞東平王康所劾

裴茂伯為廣平王文與兄景融貧窘伯茂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

李洪之為秦益二州刺史洪之微時妻張氏助洪之經營資產自貧至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氏劉芳妹也洪之欽重而疎薄張氏為兩宅別居偏厚劉子由是三妻妬競互相訟詛兩宅母子往來如讎及蒞西州以劉自隨

高遵字世禮勃海脩人父濟陰太守遵賤出其兄矯等常欺侮

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為立忠將軍齊州刺史建節立本州宗卿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遵為中書侍郎弟次文雖無位官而貲產互万遵每責其失而結憾於遵吉凶不相反時論責之此齊陳元康為高祖相府功曹參軍時魏尚書僕射范陽盧道處女為右衛將軍郭瓊子婦瓊以死罪沒官高祖啓以賜元康為妻元康乃棄故婦李氏識者非之

薛琰為尚書僕射久在省闈開明簿領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魏東平王元康妾張氏媼逸放恣琰初與姦通後納以為婦咸共傍之遂前妻子氏不忍其子怨家內忿競相告列深為世所譏鄙

常子粲字暉茂京兆人仕郡功曹史累遷為天行臺郎中從介朱天光平關右周武入關以為南兖州刺史神武命將出討城陷子弟俱被獲送晉陽家放免以粲為并州長史累遷豫州刺史卒初子粲兄弟十三人子姓親屬闔門百口悉在西魏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難多致誅滅歸國獲存唯與弟道諧二人而已與粲俱入國粲富之後遂特棄道諧令其異居所得廩祿略不相及其不顧恩義如此

李訢獻文帝時為相州刺史以貪黷被告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每左右之及訢就劾有司諷訢告敷隱罪可得自全又趙郡范標具條列敷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訢貪冒罪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得降免有司百鞭髡刑配為廝役後訢為大倉尚書亦信任標腹心之事皆以告之標以無功起家拜盧

奴令及明太后臨朝標知后忿訢又知內外疾之會鎮南大告
訢外叛乃微訢至京師言其叛狀訢曰無之引標證訢言尔妄
云知我吾又何名雖然尔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為此不仁甚矣
標曰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標今敢不忍於公乎遂
見誅

楊寬邯鄲人也楊惜父津為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惜隨之任
寬求義從出藩惜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歿惜時適欲還都行
達邯鄲過楊寬家為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惜名家盛
德甚相嗟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

元景安永之子也永兄杜襲爵陳留王杜卒子景皓嗣天保時
諸元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疏宗如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
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夫夫寧可王碎不能瓦金景安
遂以此言白顯祖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賜
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弟种矛豫字景豫美姿儀有器幹為
濮陽郡守魏彭城王韶出鎮定州啓為定州司馬及景安告景
皓慢言引豫云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无莫
妄言及問景皓與豫所列符同獲免自外同聞語者数人皆流
配遠方豫卒於徐州刺史

後周司馬悄難高祖時為大將軍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之言
反覆者皆引悄難云其妻高氏齊神武之女在鄴敬重之後入
關便相棄薄悄難之赴邳州留高及三子在京高言於隨文曰
滎陽公性多變詐今以新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悄難

入陳而高母子因此獲免

隨李安字玄德高祖相周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
哲為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高祖
誘哲為內應哲為安曰隨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
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之遂陰白之及王等伏誅將加
官賞安頓首而言曰兄弟無汗為之勞過蒙獎擢合用竭節無
以酬謝不意叔父無狀為克黨之所熒惑覆宗絕嗣其甘若薺
蒙全首領為幸實多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
涕悲不自勝高祖為之改容曰我為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
璋正身高祖亦為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門府

唐郇元真李密為右長史高祖武德元年密將洛入口倉城元
真已追人潛引王世充密陰知之不發其事欲世待充兵半渡
洛水然後擊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
以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徑赴武牢元真竟以城於世
充鄧曉武德初為李軌尚書左丞使長安聞軌販舞蹈稱慶高
祖曰汝委質於人為使來此聞軌淪陷曾無戚容苟悅朕情妄
為慶躍既不能番心於李軌何能盡節於朕乎曉無以對

兵行恭為左衛將軍貞觀中坐與嫡兄爭葬所主母為法司所
劾除名

趙履溫為揚州刺史履溫即侍中桓彥範妻兄也彥範誅張易
之後奏言先與履溫謀其事於是召拜司農少卿履溫德之遂
以二婢遺彥範及彥範罷知政事履溫又脅奪其婢大為時論

所譏焉

房孺復大尉瑄之子為浙西從事初娶鄒氏惡賤其妻多畜婢僕妻之保母亟言之孺復乃具先棺櫬而集家人生歛保母遠近驚異及妻在產蓐未三日遽令上船即路數日妻遇風而卒孺復以宰相予少言有浮名而姦惡未甚露累拜杭州刺史韓畢尚書右丞臯之從弟也臯恃前輩頗以簡居自處順宗時王叔文黨盛臯嫉之請人曰吾不能事新貴畢幸於叔文以告之因出為鄂州刺史岳鄂蘄沔等州觀察使

梁朱瑾為兗州節度使乾寧二年春太祖令大將朱友恭攻瑾掘塹柵以還之朱瑄遣將賀環及蕃將何懷寶赴援為友恭所擒十一月瑾從兄齊州刺史瓊以州降太祖令執賀環懷寶及瓊徇於城下謂瑾曰卿兄已敗早宜效順瑾偽遣牙將胡規持書幣送降太祖自至延壽門外與交語謹謂太祖曰欲令大將送符印願得兄瓊來押領所黃骨肉盡布腹心也大祖遣瓊與容將劉捍取符印瑾單馬立於橋上揮手謂捍曰可合光來余有密疑即令瓊往瑾先令驍果董懷進伏於橋下及瓊至懷進突出橋瓊而入俄而斬瓊首投於城外太祖乃班師

王珂河中人父重榮河中節度使唐僖宗光啓三年重榮為部將常行儒所害推重榮弟重盈為蒲帥以珂為行軍司馬及重盈卒軍府推珂為番後時重盈子拱為陝州節度使瑤為絳州刺史由是爭為蒲帥瑤拱連上章論列又與大祖書云珂非吾兄蓋余家之蒼頭也小字忠兒安得繼嗣珂亦上章云亡父有與復之功又

遣使求援於太原李克用為保薦於朝昭宗可之既而拱厚結
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為援三鎮互相表薦昭宗詔諭之曰吾以
太原與重榮有再之切已俞其奏矣乾寧二年五月三鎮率
兵入覲賊害時政請以河中授瑤珙又速兵以攻河中克用聞
之以師以討三鎮瑤珙兵退晉師拔絳州擒瑤斬之及克用駐
軍於渭北昭宗以珂為河中節度正授旄鉞克用因以女妻
珂珂至太原謝婚成禮克用令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珙於

陝馮

馮希聲湖南節度楚王殷之次子也殷初薨長子希振次當嗣
立時希聲以先為副使方握權私遣其大將歐引練矯父命請
立為帥乃自稱留後

後唐劉守文為滄州節度唐天祐六年五月守文為其弟守光
敗於蘇州之鷄蘇守文為弟所擒歸幽州初劉仁恭輦幽府積
實營大安山以自固會汴人攻其城守光堅守之因自為幽帥
囚仁恭於大安別室守文素蓄奸謀志大可短利燕蘇之士彊
乃令子延祐賈於汴自將兵討守光以迎父為名頻年出軍不
利至是大舉以重賂誘契丹吐渾之衆合四萬屯蘇州運滄景
芻粟海船而下以給軍費反大戰守之光兵敗守文詐慈單馬
立於陣場泣諭於衆曰勿殺吾弟為守光將元行欽識之見擒
滄兵失帥自潰守光復繫兄於別室援以叢棘滄州兵敗守光
及進攻滄州滄州賓佐孫鶴呂克以推守文之子延祚為滄州
師守光攜守文於城下攻圍累月城中乏食人餓殍軍士食人

百姓食瑾土驢馬相遇食其糞士人出入多為強者屠殺呂充
率城中飢羸丁口以翹麩伺之團為宰殺務旋烹以充軍食危
酷之狀遠古未聞延祚力窮以城降守光守光以其子繼威為
滄帥大將張邁進佐之守光既得志父兄雖結託於我而以狀
告梁祖曰臣守光謬叨戎寄迥受國恩既有血誠合具披訴伏
自陛下初登寶位總建皇基四方尚擾於干戈諸道未賓於聲
教唯臣不勞兵刃不俟詔書便貢表章率先歸款致令河北一
面晏無虞其後又以河東結構邠岐朋附准蜀久稽天討屢宸
襟臣又密設譏謀指揮夏侯敬受已下令翻賊寨遣向朝廷鑿
輿總至於陝郊兵騎悉歸於行在使兗渠北遁致翠輦東歸獲
立徵勞稍寬聖慮其於向國粗竭丹誠昨者兄守文遽於明時
擅興兵革堅貯吞并之至全無友愛之情誑惑辰聰即言迎侍
勾牽戎虜元逞他圖兄之行藏臣實所諳悉當于此際備見狡
謀必知要當道之士彊為朝廷之患害累曾申奏莫不丁寧今
者既破賊軍足以細驗前事昨於奚陣上所殺奚契丹兵馬絕
多及塞內收得契丹與往來文字不少今又捉得自來與臣兄
謀事人道士褚玄嗣學院使鄭緒等皆言兄本計謀極大妄
動絕深不唯窺取其一方實亦將圖於大事苟非臣親當戰陣
手執干戈大掃群兇生擒戎首則滄州得志蕃衆轉狂合勢連
衡為患非細固不是臣自矜小捷妄有飾詞其褚玄嗣等分析
文狀謹同封進其褚玄嗣文狀多述守文結構說誘幽州將士
及會契丹窺弄幽州城池皆是自相魚肉又言如守文得志必

謀亂中原以迎侍為多實歆并吞燕薊又滄州鼓角門東有誓
衆碑一所其辭頽破梁國却興唐朝及見幽州歸向朝廷遂圻
却碑樓其碑圮於樓下文字見在又文守所遣男延祚入質不
是親兒又守文令褚玄嗣將琉璃水精金銀等器錦綵與契丹
將領約取幽州後別圖富貴其契少君遂差使還頽書與守文
勅命守文乃言得契丹大下夫所贊也梁祖覽之大噉守光復
置書於莊宗言同破為梁事

李小喜幽帥劉守光之愛將雖守光凶淫出於天性然而稔惡後
毒多為小喜贊成燕城將破前一日踰垣請罪莊宗宥之至守
光之將伏鎖泣而訴曰臣死無恨教臣為惡不早歸向者由小
喜熒惑故也罪人不死臣必訴於地下急召小喜至小喜瞋目
睨守光曰囚父殺兄蒸淫骨肉亦小喜教耶守光大慙帝怒其
失舊君之節即命斬之

王緘光事幽州劉仁恭後歸莊宗及從征幽州既獲仁恭父子
莊宗命緘為露布覘其旨趣緘既起草無所辭避義士以此少
之張文禮者鎮州之次將大為趙王王鎔倚任文禮見鎔之政
荒僻常蓄異圖酒酣之後對在左每惡言聞者莫不寒心唯鎔
待之如初略無猜間及獻言者斬為腹心乃以符習代其行
營以文禮為防城使自此專其間隙及鎔殺李引規委政於其
子昭祚昭祚性偏戾未識人間情偽素養名持重生作貴人既
事權在手朝夕欲代其父向來附勢之徒無不族滅初李引規
李諒持權使事樹立兄弟子姪及諸親舅分董要職故奸究之

必不能搖動文禮頗深畏憚又引規見殺其部下五百人懼罪將欲奔竄聚泣偶語未有所之文禮因其離心密以奸詞激之曰令公命我盡坑尔曹我念尔曹十餘年荷戈隨我為國為家不忍一朝併膏鋒刃我若不即殺汝則得罪於令公我若不言負尔輩事既如斯其將柰何衆軍感泣是夜作亂殺王鎔父子舉埃灰滅唯留王昭祚妻朱氏以通汴人尋問道告曰王氏喪於亂軍普寧公主無恙文禮徇賊帥張友順所請因為晉後於潭城視事以事上聞兼要旄節亦奉賊勸進上含容之不可請文禮比廝役小人偶居重任行步動息皆不自安出則千余人露刃相隨賊殺不辜莫可勝載自度罪逆難容尚慮王師問罪奸心百變或陳情梁汴託援契丹多脩絹書藏於蠟彈塞上烽鋪黃河度口徃徃擒獲其使莊宗遣人送還由是愈切慙恐失是腹上患疽醫藥無效聞史建唐下趙州驚悸而卒其子處瑾秘喪軍府內外皆不之知每日於寢室前問安如生處瑾與腹心韓正時參決大事同謀姦惡

溫韞初事梁為許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大尉平章事韞素善趙巖每依附之莊宗入汴巖恃韞與已素厚遂奔許州韞延之於弟斬首傳送闕下

李繼儔潞州節度嗣昭之子也初嗣昭死其子繼韜州以叛及繼韜伏誅之後詔其兄繼儔赴闕時繼儔權知軍府繼儔房中所畜婢僕玩好之類悉為已有每日於其房中料選妓妾筭板財物遷延不時上路其弟繼達怒謂人曰吾仲兄被罪父子誅

死骨肉之情自然傷痛大元不仁樂禍略無慟懷二弟併命言
音尚在而便蒸淫妻妾詰責貨財慚耻見人生不如死繼達服
縗麻引數百騎坐於戰門呼曰為我反乎即令人斬繼儔首服
於戰門之內繼達弟繼珂聞其亂也募市人千余攻子城門繼
達登城樓知事不濟啓子城東門至其私弟盡殺其孥得百余
騎出潞城門將奔契丹行不千里麾下奔潰自剄於潞隅其下
小校薛万金率衆歸於闕下

李繼忠初為北京皇城使明宗天城三年十月繼忠弟姪三人
進馬二百五疋繼忠者金器八百兩銀萬兩家機錦百匹白羅三
百匹綾三千匹絹三千匹繼忠者故昭義帥嗣昭之子少有心
疾其母楊夫人自潞州積聚百萬輦於并州私弟繼韜之叛沒
之于官莊宗南郊助大半賞給元繼韜伏法其母又輦及晋者
餘百兩楊氏卒其弟相州刺史繼能潞府司馬繼襲聞哀俱至
繼忠等詣官告變繼能繼襲伏法弟姪遂得分其所聚故有是
獻聶嶼明宗時為起居舍人嶼早依郭宗韜門庭致死朱紫名
登兩史浙江便廼生涯臣万嶼為河東節判曰郭氏次子之婦
孀居於家嶼喪隅未久復恣而納弊人皆罪之明宗在藩邸時
素聞其醜声天成中與温韜等同昭賜死

晋秘瓊初在後唐為董温琪衙內指揮使倚以腹心及温琦為
幽州連帥趙得鈞所奏同赴大原之役軍敗沒蕃瓊乃害温琦
之家載其屍都以一坎瘞之温琦在任貪暴積鏹巨萬瓊悉輦
之以藏其家遂自称晋後

李彝殷為夏州節度天福末奏衙內指揮拓拔崇斌等五人作亂當時收擒處斬訖相次綏州刺史李彝敏擅將兵士直抵城門尋差人掩殺彝敏知事不濟與弟五人將家南走詔李彝敏潛結兇黨顯次逆謀骨肉之間尚興屠害臨照之內難以含容送夏州處斬

李鱗初入常山謁要人李引規以宗姓請兄事之由是得進趙王王鎔辟為從事鎔卒復為王德明賓客德明使鱗聘於唐莊宗鱗密疏德明之罪且言可啗之狀莊宗嘉之及常山平以鱗為霸府文使嘗從容請於莊宗曰鱗有四子請誅之莊宗問其故對曰此輩生於常山稟勃亂之氣不可留也莊宗笑而止

漢馬希萼湖南節度希範弟希廣之庶兄希範卒大將等立其母弟希廣繼位希萼自桂州為帥而怒希廣擅命始構參商之際漢高祖乾祐中希廣希萼交訴於朝廷累降詔命和解之而潛祐希廣於是希萼怨望乃依附淮夷未幾率即人及溪同群蠻向長沙軍所敗三年希萼大合群蠻再攻長沙陷希廣及其妻皆杖死於市左右用事者皆齧割而死希萼自號楚王武安軍節度使

周王繼引在晉為奉國指揮使虜陷中從虜主至相州遂令以本軍戍守虜王苗高唐英為相州節度使唐英善待繼引每候其弟則升堂拜繼引之母贈遺甚厚倚若戚親又給兵文略無猜忌會虜王死漢祖赴洛唐英遣使歸漢祖太說將厚待唐英使未迴繼引與指揮樊暉等共殺唐英繼引自稱留後令判官

張易奉表於漢祖人或責以見利忘義繼引曰吾儕小人也
若不因利乘便以求富貴畢世以來未可得志也及漢祖討杜
重威至德清軍繼引來朝乃授節旄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九百四十二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九百四十四

總錄部一百九十四

佻薄

詩曰視民不佻禮曰小人以薄蓋佻薄者前哲之所戒也淳素
既隱道化多缺仁厚之俗替而侮慢之風長其有縉紳之士簡
傲之民忘謹愿之規恣忿躁之性以嘲玩為辯以陵忤為材譏
議人物貶呼僚友或劇言而歷詆或顧影而自嘉執屏面以疾
驅者岑牟以疊曲脫散冠帶怠棄司存踰越典常敗亂雅俗以
至於白簡之奏陷丹筆之議而不悔焉於戲處其厚而不處其
薄者誠君子哉

漢張敞為京兆尹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

在長安中
章臺下街

也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便面所以障面蓋之類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

便亦面曰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尹眉懶音謂媚好為謂媚好為謂媚好為

又舞音撫有司以奏敵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

有過於畫眉者帝愛其能弗備貴也然終不得大位

後漢孔融字文舉為少府融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

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袁

紹之敗也融與曹公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妃賜周公曹公以融學

博謂書傳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爾時曹公平

紹以表紹妻甄氏賜五官中即將即魏文帝也

禰衡平原人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

荊州建安初來遊許下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

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仲達乎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

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云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

請客唯善魯國孔融及引農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

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孔融愛衡才數稱述於曹公曹公欲見

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曹公懷忿而

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

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曹公欲辱衡乃

令人錄因為鼓史後至八月朝普天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白絹制作衣岑牟一單絞及小糧通史志曰岑牟鼓角

士胃也絞蒼黃之色也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禡躡躍而前衡擊鼓作漁陽參禡躡地

來前躡鼓足脚客熊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參禡而去至今有漁陽參禡自衡始也禡及並擊鼓也者

容態有異聲節悲杜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曹公前而止吏訶

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次釋
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趨而去顏色不
怍曹公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
固當爾耶因宣曹公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曹公說衡狂疾今
求得自謝曹公喜敕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
踈中持三尺桮杖桮大杖也音陀活反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白外

有狂生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曹公怒謂融曰穉衡豎子
孤視之猶雀鼠爾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容容之今送
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為祖道先供設
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穉衡悖害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
折之也乃衡至衆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

為象卧者為屍冢之間能不悲乎至荊州劉表甚賓之後復悔
慢於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
善待焉後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
訶之衡更熟視死公云等道死公罵言也等道猶言令何無語也祖大怒令五百

將出欲加箠衡方大罵恚遂令殺之祖立簿素疾衡即時殺焉
祖子射徒既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斂衡時年二十六
魏何晏尚大祖女為駙馬都尉得賜爵為列侯又其母在內晏
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

鄧颺為中郎李勝等為浮華友及人兼中書郎浮華事發被斥
出遂不復用

蜀彭萊廣漢人恣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敕薦之於

大守許靖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為衆人所謗於州牧劉璋璋髡鉗秉為徒隸

李譔為右中郎將侍大守愛其多知甚悅之然体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

晉阮籍魏末為走兵校尉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母終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說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

阮咸為散騎常侍咸初與叔父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咸曬衣服皆錦綺絜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潘岳為河陽令負才鬱鬱不時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為武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為謔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鞮和嶠刺促不得体陸阮初為元帝丞相參軍嘗詣王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為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

謝綯會稽王驃騎長史重之子也綯曾於公座戲調無禮於其舅遠湛湛不堪之謂汝父昔以輕易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綯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王徽之為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知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

值暴雨微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冲嘗謂微
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微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
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尔王猷之為中書令時郝惜子超
有重名猷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惜常躡履問訊甚修舅甥之禮
及超死見惜慢怠履而候之命席便遷辟避惜每慨然曰使賓
嘉超字不死鼠子敢爾耶

顧愷之初為荊州刺史殷仲堪參軍愷之務伐過寔少年因相
稱譽以為戲弄又好吟咏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
答曰何制作老婢聲

符郎以前秦青州刺史來降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
得志陵萬物所與悟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
之雋秀物而詣郎彌疾不見泌門釋法汰門郎曰見王吏部兄
弟未郎曰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兄弟者乎

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郎云然汰悵然自失
其忤物侮人皆類也謝安嘗設讌請之朝士盈坐並執褥壺席
即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出頃復如之

宋范泰為光祿大夫時領軍將軍趙倫之性野拙人情世務多
所不解父居方伯頗覺富盛入為護軍資力不弥以為見貶泰
好戲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
戚高弟所至倫聞之大喜每載酒散詣泰

王惠為征虜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京師惠亦
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悉何所見惠曰覺即時逢小爾

荀伯子為御史中丞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為雜語戲傲
問里故以此失清途

范曄為太子詹事性精微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
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忱
寔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其松蘇合安息鬱金梛
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
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此類朝
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藿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慧演之
棗膏昏鈍此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沈林道
人沉寔易和以自比也

謝惠連為彭城王法曹參軍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為父方明所
知何長瑜為臨川王義慶平西記室參軍常於江陵寄書於宗
人何最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髮歆以媚側室青
不解久星行星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
凡厥人士並為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大怒曰文帝
除為廣州所統曾城令

劉瑀為益州刺史既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循之
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齊師以
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正恐匈奴輕漢爾及為吏部尚書意
彌憤憤族叔秀之丹陽尹瑀又與親故書吾家黑面阿秀遂秀
居劉安處處朝廷不為多士

羊志善醫術孝武殷貴妃薨令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

志者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姬答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志滑稽善為諱帝亦愛狎之

南齊王瞻宋徐州都督玄謨之子初仕宋為王府參軍常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腔唯余二人彥節外迹雖之意甚不豫章王嶷少年早與瞻友瞻嘗候嶷高倫武帝時在大牀寢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與嶷言恣忽問王景文元楷賢愚何如殷道務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元耶武帝笑稱嶷小名王汝元愚郡得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譚武帝御之未嘗形色後歷黃門侍郎及齊建元初瞻為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武帝知之召入東宮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啓高帝曰父辱子死王瞻傲廷臣輒已收之高

帝曰此何足計及聞瞻已死乃默然

丘靈鞠為驍騎將軍嘗還東詣司徒褚淵別淵不起曰此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伐罪臣不可復為覆餗強切如此不持刑儀又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東還掘顧榮家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中顧榮忽引諸儉度妨輩塗輒死有餘罪

張融為中書郎風正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同行稽遲不進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為異如此融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此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謂儉曰歎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

使融不為慕勢而令君為趨士豈不善乎常嘆云不恨我不見
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後為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中總明觀
講救朝廷集聽融扶人就榻私索酒飲之難問既畢又長嘆曰
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為御史中丞到撫所奏免官尋復職王敬
則見融革帶垂寬殆將至髀謂之曰革帶大急融曰既非步吏
急帶何為豫章王大會賓寮融食炙始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盞
蒜曰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覩之融假
東出武帝融住在何處融曰臣陸處無室舟居非水後日帝以
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帝
大笑

謝朓為尚書吏部郎朓常輕江祐為人祐常詣朓朓因言有以

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祐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祐以為輕已後
祐及弟祀劉渢劉晏俱侯朓朓謂祐曰可為帶二江之雙流以
嘲弄之祐轉不堪於是構而害之

諸葛最為國子生作雲中賦賦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繫
東治作東治賦徒武帝見赦之

沈疇之為晉陵令性麗踈好犯太守王亮諱

臣欽若等曰亮又名攸

亮堪

遂啓代之疇之快快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
若為攸字當作無骸尊傍犬為犬傍無骸尊若是有心悠乞告
示亮不及履下牀踈而走疇之撫掌大笑而去

劉祥為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輕言肆行於朝士多所貶忽
王奐為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

汝好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檀超高平金鄉人解褐為州西曹嘗與別駕蕭惠開拱事不為
之下謂惠開曰我與卿俱老起一姥何足相誇蕭太后惠開之
祖姑長沙王道憐妃超祖如也

卞彬為綏建太守性輕險嘗品弟禽獸之目云羊性淫而狼猪
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蝦蟆賦云
紆青拖紫石為蛤魚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群浮閭水唯朝
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

梁褚緡齊末為揚州西曹遇亂居閭里而輕薄未能自致唯緡
獨不達乃與江州刺史陳伯之俱入於魏魏人欲擢用之因元
會緡戲為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

昔非魏人怒出為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而死

劉孝綽為秘書監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合
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大府卿沈僧叟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
之每於朝集會司處公卿間無所語反呼駟卒訪道途間事由
此多忤於物

張纘為湘州刺史初吳與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
深相禮遇及綸作收郢藩規隨從江夏遇瓚出之湘鎮路由郢
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座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
汝行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
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
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為張瓚一盃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

皆此類也

陳暄義興國山人以落拓不為中正所品久不得調天康中徐
凌為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王帽簪插
髻紅絲布裏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凌坐凌不之識
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忤容作書謗凌凌甚病
之後主之在東宮引為學士及即位遷通直散騎侍郎暄素通
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謔言詔不節後主甚親昵而輕侮之後
魏胡叟仕宋為梁秦工州刺史叟少聰惠在魏時京兆韋祖思
多戕時彥知叟知名而見之祖思習常待叟不足聊與溫涼叟
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而反乎叟
對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遂不坐而
去至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有八矣且述前載
無違舊美叙中有恊時事而未及鄙俗人皆竒其才畏其筆世
猶傳誦之以為笑狎

慕容契齊南王曰曜弟之子契輕薄無檢以名家子擢為中散
游稚字伯度小名黃頭為秘書監稚性剛戇好自矜誕誕獵人
物高允重稚文學而稚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為恨允將婚
于邢氏稚勸允娶于其族允不從稚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
游人自棄汨度我自敬黃頭貴已賤人皆此類也

楊儉為北雍州刺史與弟寬皆輕薄無行為流人所鄙甄深為
侍中車騎將軍性輕簡好嘲諢故少風望

裴伯茂為中書郎與宇文忠之同省常侮忽之忠之色黑呼為

黑字

李構為通直散騎常侍父華有八子構其長也次敬義為光祿大夫次叔為徐州鎧曹參軍帶郭浦戍主次幼緒早亡次季循博陵常山二郡太守次世幹次稚明兄弟並不循名行峻暴無禮陵為時所賤畢哲為秘書郎諸畢朝不乏榮貴但幃薄不修為時所鄙北齊徐之才初在南齊號為神童陳郡袁昂領丹陽尹辟為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解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服怕出房映光為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乃特原之後入北為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徐免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才聰辯多智時

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茂之元曰對邕為諸令文祝曰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嘗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蔭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魏收初為神武晉陽中外府主簿其從叔季景有才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嘗收欺忽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此便是邪輸者故尚書令陳番公繼伯之子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所嗤翫收忽季景故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昔洛京輕薄人甚人號之魏收驚蛺蝶文襄曾遊東山飲宴襄魏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徃復數番收忽大曰楊遵彥理屈已倒遵彥惜字也惜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

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
善文苑又曰向語猶微宜便指斥惜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
篇詩對衆讀起云打從叔李景出六百斗米亦不辯此遠近所
知非敢妄說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
抗拒終身病之文宣即位除中書令俄兼太子詹事收既輕疾
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未數於東山與諸優為獼猴與狗鬪帝寵
狎之

司馬子如為司空性滑稽不治檢裁言戲穢褻識者非之

李構為譙州刺史時人語宋遊道為獼猴面構嘗因遊道會客
因戲之曰貧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為通名稱侯弟遊山
遊道出見之乃侯而衣帽也將以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

封孝琰為通直散騎常侍時祖班輔政孝琰為班曰公是衣冠
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為恨

盧詢祖為築長城子使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
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和氏和士開也已見二陸兩源森然與柳齊列

蓋謂彥師仁惠與文宗即延也邢邵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為不
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
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為人

後周張肅為宣納上士轉中外府記室參軍中山公訓侍讀早
有才名性頗輕猾時人比之魏諷

隋盧思道仕北齊為黃門侍郎思道不持操行好輕侮人天保
魏史未出思道先以誦之由是大被笞辱前後屢犯因而不

侯白為似林通佻不持威儀好為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現者如市場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引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邪

劉炫為大學博士性躁競頗誹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為執政所醜由是官途不遂

字文化及右翊衛大將軍述之子也性克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鷲道中由是長女謂之輕薄公子

唐崔信明太宗貞觀中為秦川令頗褻傲自恣常賦詩吟嘯自謂過於李百藥時人多不許之又矜其門族輕侮四海士望由是為世所譏

杜審言則天登封初以隰城尉預選時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將屈宋作魏吾之書迹合將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駱賓王高宗末為長安尉落拓無行好與薄徒遊

鄧玄挺為中書舍人性俊辯機捷過人每有嘲諢朝廷稱為口喬琳代宗時為監察御史倜儻踈誕好譁諧侮譴僚列頗無禮檢同院御史畢燿初與琳嘲諷往復因成釁隙

王縉大歷中與元載同為相載用載縉卑附之不敢與忤然忤方與老以傲忽載所傲悅必希載旨以言詞凌詬無所忌憚初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也數論事載甚病而力不能去幹嘗白事於

晉繆曰尹南万君子也安知朝禮其嫚而侮人如此顧况德宗
貞元初一作者作即况頗習詩詠而不修檢操幸臣李泌薄其為
人署之散位泌殃後以宿憾構嘲誚之聲為憲司所刻以故貶
秩

陸長源貞元中歷汝州刺史宣武軍司馬性輕恍言談無度又
恃微才傲物所在人皆惡之

孟叔度貞元中為宣武將軍節度董晉判官輕恍好慢易軍人
軍人皆惡之

溫廷筠宣宗太宗初舉進士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然士行塵
雜不修邊幅能遂絃吹之音為側豔之詞公卿家無賴子弟裴
城令狐瀉之徒相與酣飲終日由是累年不第

梁羅隱唐末舉進士有詩名於天下尤長於詩史然多譏諷以
故不中第兩浙節度使錢鏐辟為從事隱戲為詩言鏐微時騎
牛操挺之事鏐亦怡然不怒

後唐馬郁唐末為幽州刀筆小吏少負文藝節度使李全忠子
威曾問其言郁曰弱冠後兩周星歲傲形于色後威繼父為帥
首召郁問曰子今弱冠後幾周星歲郁但頓顙謝罪威曰如子
之事吾平生之所愛也何惧之有因署以府職後為莊宗大原
留番守郁初與同幕王緘皆事燕王劉

仁恭郁本府名位先達緘學術雖優然才性梗滯居燕時職官
未達故一作在河東稠人廣眾之中顧指緘有所請謁呼王緘而
常隨所為文因謂之曰孰知王緘中道有言語得無異乎

程初為莊宗河東推官性質驕誕浮薄自矜篤厚君子多所
惡焉外為內狼好幸人災同光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是時梁
將王彥章陷我德勝寨群情恟恟內外囂然帝於楊劉城躬勵士卒晝
夜苦戰臣下階憂之豆盧革與同列議上規諫請不躬御士卒因言及漢高
臨廣武事楚人矢及於胃給云虜中吾足程曰此劉季之失也幾死老
兵眾皆縮頸帝於群官論士族或曰外負孔龜明善和之家宣暉之後
公輔累世得非盛族歟程曰止於孔丘之後盛則不吾知也
劉岳為吏部侍郎時馮道初入中書道形庸惡一旦為丞相人士
多竊笑道自月華門赴班岳與工部侍郎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
顧贊曰新相迴顧何岳曰定是忘持免冊來道之鄉人在朝者
聞之告道因授岳秘書監任贊散騎常侍

晉孔崇弼為散騎常侍無佗才但能談笑戲玩人物揚眉抵掌
取悅於人

周李知損為諫議大夫少輕薄利口無行梁朝時多從貢舉狹
斜之遊



Blank page with faint horizontal lines and a vertical margin line on the right side. The page shows signs of wear, including creases and discoloration.

